

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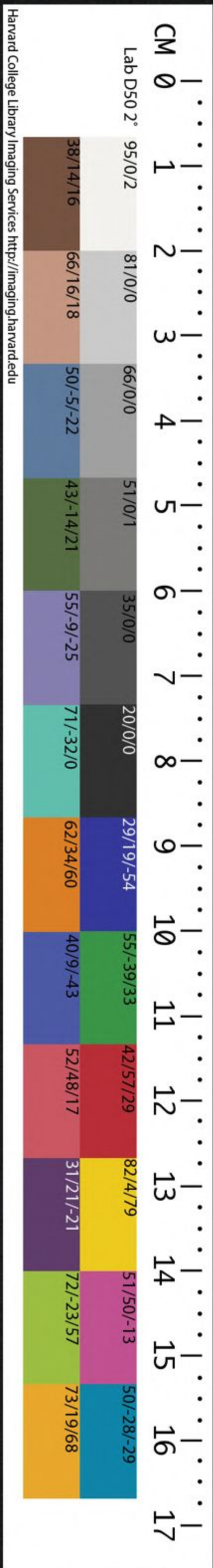
卷三百八十八之八十五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483

7 2455.21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九

宋史三

四庫全書
宋史三
四庫全書
宋史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節書景宗相駿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何鑄

王次翁

范同

楊愿

樓焯

勾龍如淵

薛弼

羅汝楫

子願

蕭振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官州縣
入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秘書郎御史中丞廖剛薦
鑄操履勁正可備拾遺補闕之選即命對鑄首陳動
天之德莫大於孝感物之道莫過於誠誠孝既至則

歸梓宮於陵寢奉兩宮於魏闕紹大業復境土又何
難焉帝嘉納之拜監察御史尋遷殿中侍御史上疏
論士大夫心術不正徇虛以掠名託名以規利言不
由中而首尾鄉背行險自售而設意相傾者爲事君
之失懷險巇之謀行刻薄之政輕儇不莊慢易無禮
者爲行己之失乞大明好惡申飭中外各務正其心
術毋或欺誕蓋有所指也時遷温州諸宮殿神像于
湖州有司迎奉所過騷然鑄言孝莫大於寧神寧神
莫大於得四海之歡心浙東旱荒若加勤動恐道路
怨恣乞務從簡約不得過爲騷擾疏奏其事遂已擢

右諫議大夫論中興之功在於立志天下之事濟與
否在於思與不思願陛下事無大小精思熟慮求其
至當而行如是則事無過舉矣尋拜御史中丞先是
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
其異已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
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
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俱
無驗鑄察其寃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
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
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飛死獄中

子雲斬於市檜銜鑄時金遣蕭毅邢具瞻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未反太后鑾輿尚遷朔方非大臣不可祈請乃以鑄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爲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辭旣返命檜諷万俟卨使論鑄私岳飛爲不反欲竄諸嶺表帝不從止謫徽州時有使金者還言金人問鑄安在曾用否於是復使知温州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力辭乃再遣使金使事秘而不傳旣歸報帝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

年六十五鑄孝友廉儉旣貴無屋可居止寓佛寺其辨岳飛之冤亦人所難然紹興已未以後徧歷臺諫所論如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諸人未免迎望風旨議者以此少之至於慈寧歸養梓宮復還雖鑄祈請之力而金謀蓋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難自己發故使檜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紹興以後我師屢捷金欲和益堅至是遣鑄銜命蓋檜之陰謀以鑄嘗爭岳飛之獄而飛竟死使金知之而其議速諧也鑄死四十餘年謚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改謚恭敏

王次翁字慶曾濟南人聚徒授業齊魯多從遊者入太學貧甚夜持書就旁舍借燈讀之禮部別頭試第一授恩州司理叅軍歷婺州教授辟雍博士出知道州燕雲之役取免夫錢不及期輒以乏興論次翁檄取屬邑丁籍視民產高下以爲所輸多寡之數約期受輸不擾而集除廣西轉運判官時劇盜馬友孔彥舟曹成更據長沙帥檄漕司預鳩糧芻三十萬以備調發次翁即以具報吏愕貽次翁曰兵未必發先擾民可乎吾以一路常平上供計之不啻三十萬已而賊不犯境召對論事不合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婺

呂頤浩帥長沙辟爲參謀官頃之力乞致仕秦檜召還道出發次翁見之樓炤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再相次翁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遂以爲吏部員外郎遷秘書少監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劉光世除使相奏以文資蔭其子次翁執奏繳還除工部侍郎兼侍講蜀闕帥宰執擬次翁以聞帝以次翁明經術留兼資善堂翊善改御史中丞論趙鼎不法罷知泉州部差李泗爲鄂州巡檢而湖北宣撫使不可次翁言法令沮于下而不知朝廷之尊漸不可長帝令詰宣撫司宣貲舍人陳諤孫崇節即閣門受

旨升轉次翁言閣門徑自畫旨不由三省非祖宗法寢弗命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次翁乞斬通以肅軍且言著令寸鐵入皇城者有常刑遂罷內教韓世忠與劉光世張俊與劉錡皆不相能次翁言世忠於光世因言議有隙俊於錡由措置有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感動之金人敗盟入侵次翁爲秦檜言於帝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斥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

初無補願陛下以爲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喚皆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旨言吏部之有審量皆暴揚君父過舉得無傷陛下孝治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初次翁既論罷趙鼎鼎歸會稽上書言時政檜忌鼎復用乃令次翁又言之乞顯置于法且言特進乃宰相階官鼎雖謫降而階官如故是未嘗罷相也遂遣散官謫居興化軍右諫議大夫何鑄又論鼎罪重罰輕降朝奉大夫移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論鼎聞邊警喜

見顏色繩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責以春秋當坐誅
意之罰雖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視中大夫品秩不
相遼漳州比興化尤爲善地以此示罰人將玩刑再
移潮州安置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主
司觀望檜與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士論大駭金人
敗于拓臯帝曰將帥成不戰却敵之功乃輔弼奇謀
指縱之力除一子職名檜召三大將論功行賞岳飛
未至檜與次翁謀以明日率世忠俊置酒湖上欲出
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燕具
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旣至皆除樞密使罷兵

柄次翁歸語其子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太后
回鑾次翁爲奉迎扈從禮儀使初太后貸金千金使
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以未得檜命且
懼檜疑其私相結納欲攘其位堅不肯償相持境上
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喚衷金與之太后歸泣訴
于帝曰王次翁大臣不顧國家利害萬一有變則我
子毋不相見矣帝震怒欲暴其罪誅之次翁先白檜
謂所以然者以未嘗稟命故不敢專檜大喜力爲營
救奏爲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中宮奏爲冊寶
副使帝終惡之檜諭次翁辭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

祠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餽問不絕十九年卒年七十一贈宣奉大夫諸子壻親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皆檜爲開陳也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出去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政和五年第再中宏詞科累官至吏部員外郎與秦檜力主和議紹興八年假太常少卿接伴金使蕭哲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多流涕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權吏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遷給事中十一年檜再主和議患諸將難制同獻計於檜請皆除樞

府罷其兵權檜喜乃密奏以拓臯之捷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同入對帝命與林待聘分草三制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並宣抑赴樞府治事張俊與檜意合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卽首納所統兵帝召同入對復以同爲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兼修實錄同始贊和議爲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忌之方俟高因論同貳政之初首爲遷葬之議自建康至信州調夫治道怨嗟籍籍近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輒於稠人中貪天功以爲已有遂罷與祠檜意未已高再論責授左朝奉郎秘書少監謫居筠州十

四年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移池州十八年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年五十二

楊愿字原仲宣和末補太學祿二帝北遷金人聞愿名索之愿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又奔濟州元帥府勸進辟爲屬高宗卽位以元帥府結局恩授修職郎御營司辟機宜文字歷新昌縣丞越州判官秦檜薦之召改樞密院編修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遷計議官召試館職罷主管崇道觀復除秘書郎議者謂外任未終改通判明州檜旣專政召爲秘書丞未幾拜監察御史臺長言愿資淺當先歷郎官

改司封員外郎遷右司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初脩玉牒特以命愿愿言玉牒當載靖康推戴趙氏事以秦檜建議本末書之十三十權直學士院充金國賀正旦接伴使金使完顏畢入境猶欲據主席中使傳宣畢不迎拜愿以禮折之皆聽服及還就充送伴使十四年爲御史中丞踰月升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脩玉牒十五年罷提舉太平觀初愿與張擴並居西掖一時書命藉擴潤色擴詠二毫筆詩愿以爲誚已訴于檜詠御史李文會劾之高閎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翊日又問檜檜曰

九成以唱異惑衆爲臺官所論予郡乃力乞祠觀其
意終不爲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閱
薦之以語愿愿又嗾文書攻閱去藤州守臣言遷客
李光作詩諷刺時政愿在中司傳會其說謂光縱橫
傾險子弟賓客往來吳越誘人上書動搖國是光再
移謫瓊海文會既升西府愿覘檜意稍厭卽數其害
政罷之後二日愿遂補其處帝與檜論事因曰朕謂
進用士大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既賢則所薦皆賢愿
曰陛下任相如此蓋得治道之要又論史事檜曰靖
康圍城中失節者相與作私史公肆擠排帝曰卿不

推異姓宜其不容愿曰檜非獨是時不肯雷同宣和
間耿延禧爲學官以其父在東宮勢傾一時士皆靡
然從之以徼後福獨檜守正不易蓋自檜再居相位
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愿希檜意迎
合附下罔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又三年起知宣州
玉牒書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二十二年卒年
五十二初愿守宣城表弟王炎調蘄水令過之醉中
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其間頗及
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
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卽

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撓而卒

樓炤字仲暉婺州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府戶曹改西京國子博士辟雍錄淮寧府司儀曹事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帝在建康炤謂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郎中時銓曹患員多闕少自倅貳以下多添差炤言光武併省吏員今縱未能損其所素有安可置其所本無乎紹興二年秦檜罷相炤亦以

言者論去六年召爲左司員外郎尋遷殿中侍御史明年遷起居郎言今暴師日久財用匱乏考唐故事以宰相領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兼度支今宰相之事難行若參倣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內則可以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可以制諸道之盈虛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州縣錢穀利病詔三省相度措置卒施行之又言監司郡守係民甚切乞令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命中書門下置籍七年宰相張浚之兄滉賜出身與郡中書舍人張

熹封還乃命炤行炤又封還而竟為權起居舍人何
掄書黃行下於是熹與炤皆請補外以秘閣修撰知
温州未幾除中書舍人與勾龍如淵並命如淵入對
帝謂之曰卿與劉炤皆朕所親擢尋遷給事中兼直
學士院九年以金人來和肆赦炤草其文曰乃上穹
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
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尋兼侍讀除端明
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炤奏
京城統制吳革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太受皆以節
義革為范瓊所害敢大受為劉豫所殺乞賜褒恤又

奏陝西諸路陷劉豫郡縣有不從偽之人所籍貲產
並令勘驗給還炤至東京檢視宮室尋詣永安軍謁
陵寢遂至長安會李世輔自夏國欲歸朝炤以書招
之世輔以二千人赴行在尋至鳳翔以便宜命郭浩
帥鄜延楊政帥熙河蘭鞏吳璘帥鳳翔炤欲盡移川
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移軍陝右則
蜀口空虛金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
自屈當依山為屯控守要害於是璘政二軍獨屯內
地炤又會諸路監司于鳳翔皆言蜀邊屯駐大軍之
久坐困四川民力乃下其議語在世將傳炤還朝以

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命給假迎侍仍賜以金帶
十四年以資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入見除僉書樞
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為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
祠父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而卒年七十三後謚
襄靖炤蚤附蔡京改秩為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位
二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論
其好貨失將士心云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道江人勾姓本出古勾芒
高宗即位避御名更勾龍氏政和八年登上舍第沉
浮州縣二十年以張浚薦召試館職紹興六年除秘

書省校書郎歷著作佐郎祠部員外兼禮部起居舍
人嘗進所為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令平易
盡善後因進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
多艱澁惟用意淵深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八年兼
給事中同知貢舉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
面命草趙鼎罷相制如淵言陛下既罷鼎則用人才
須聳動四方當速召君子顯黜小人帝曰君子謂誰
曰孫近李光小人謂誰曰呂本中先是詞臣曾開以
老病辭不草國書帝欲用如淵代之而趙鼎薦本中
故如淵憾之又言臣觀朝廷事非君臣情通未易能

濟大臣於事稍有過差陛下訓飭之可也陛下所欲
爲勢有未可大臣亦當明白辯論然必陛下先與大
臣言及此意若不先言即大臣論一事不從尚未之
覺至再至三遂以爲陛下踈之或疑他人有以間之
既以懷疑即不能盡誠陛下察其不誠又從而疑之
安有君臣之間動相疑間而能久於其位者願陛下
明諭之帝曰前此未常有以此告朕者卿見秦檜亦
宜語此時檜方得君如淵猶恐委檜未專故及之除
御史中丞先是檜力主和執政侍從及內外諸臣皆
以爲非是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爲檜謀曰相

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
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喜即擢如淵中司如淵
言凡事必有初及其初而爲之則易無其端而發之
則難陛下即位一初也渡江二初也移蹕建康三初
也自建康復還臨安四初也自趙鼎相劉大中王庶
相繼去今復獨任一相召三名士凡事有當行而弊
有當去者又一初也臣願以正紀綱辨邪正明賞罰
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者爲獻又言孟庾
召節在途士論不與帝曰朕欲遣令使金國在廷莫
更有小人否對曰如趙鼎爲相盡隳紀綱乃竊賢相

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盡用奸計乃以和議不合賣
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乃竊朝廷美職而去帝
曰卿胡不論對曰目今士論見孟庾之召王庶之去
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孟庾一人以
正今日公論其他容臣一一爲陛下別白之於是出
庾之嚴州又連論庶大中皆罷之金國遣二使來議
和許歸河南地使者踞甚議受書之禮不決外議洵
洵如淵建議取其書納禁中於是同諫長請對又呼
臺吏問朝廷有大議論許臺諫見宰執商議乎吏曰
有遂赴都堂與宰執議取書事宰執皆以爲然帝親

筆召如淵李誼入對明日召宰執就館見金使受其
書納入人情始安九年奏召還曾開范同而罷施庭
臣莫將以謂開同之出雖曰語言之過而其心實出
於愛君庭臣將之遷雖曰議論之合而其迹終近於
希進今國論既定好惡黜陟所宜深謹又論張邦昌
時僞臣因赦復職非是帝曰卿言是也朕亦欲置此
數匹夫不問對曰將恐無以示訓其後卒不行忽一
日如淵和議之際臣粗自効如臣到都堂若不遇
朝廷再遣使之議則和議必至於壞而宣對之日稍
有將頰則遂至於屈臣於二者粗有報國之忠臣親

老願求歸帝不許如淵疑帝有疎之之意又奏曰臣向薦君臣腹心之論陛下大以爲然其後秦檜在和議可否未決之間欲求去陛下頗罪之臣再三爲檜辨析今陛下與檜君臣如初而臣反若有讒愬於其間者帝曰朕素不喜讒卿其勿疑如淵嘗與施廷臣忿爭廷臣謂如淵有指斥語帝謂秦檜曰以朕觀之廷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檜請斥廷臣而徒如淵待其求去然後補外帝不可於是與廷臣皆罷初如淵與莫將及庭臣皆力主和議如淵緣此擢中司而將及庭臣緣此皆峻用張燾晏敦復上疏專以三人爲

言如淵入言路即劾二人至是與庭臣俱罷其後檜擬如淵知遂寧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卒年六十二如淵始以張浚薦召而終乃翼秦檜擠趙鼎讎呂本中逐劉大中王庶心迹固可見矣子佃僕似

薛弼字直老温州永嘉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調懷州刑曹杭州教授初頒五禮新書定著釋奠先聖誤用下丁弼據禮是正州以聞詔從其議監左藏東庫內侍王道使奴從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弼白版曹爲治人嚴憚之靖康初金兵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衆

不悅弼意與綱同圍解遷光祿寺丞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求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綱不當去宜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始命刑部侍郎宋伯友提舉河防弼以點檢糧草從之爲計畫甚切皆不能用乃乞罷歸改三門白波輦運尋主管明道宮提舉淮東鹽事改湖南運判揚么據洞庭寇鼎州王瓌久不能平更命岳飛討之么陸耕水戰樓船十餘文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具可避而不可闚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江路藁其上流

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秘閣時道殫相望弼以聞帝惻然命給錢六萬緡廣西長平米六萬斛鄂州米二十萬斛振之且使講求富弼青州荒政民賴以甦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即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遁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移疾部曲洶洶生異語弼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闕是

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詗憲憲佯悟曰相公腹心惟
參謀知之衆乃定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桃源劇盜
伍俊旣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万俟卨不能制乃以
委弼許弼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則地過桃源遠
矣俊至則漸以循遷秘閣脩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
郎官召知虔州移黃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
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鈐轄李貴爲賊所獲民
作山砦自保守臣莫將議委漳泉汀建募強壯游手
各千人爲効用與殿司統制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
升弼集英殿脩撰與將兩易弼至郡漕臣以游手易
聚難散恐爲他日患聞于朝事下弼議弼謂昔守漳
贛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戰視官
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爲副將敏爲巡檢選丁壯千
人號竒兵日給糗糧責以滅賊自是歲費錢三萬六
千餘緡米九千石凡四年而賊平弼知廣州擢敷文
閣待制卒年六十三初秦檜居永嘉弼游其門弼在
湖北除盜歸功于万俟卨檜誣岳飛下吏卨以中司
鞫獄飛父子及憲皆死朱芾李若虛亦坐嘗爲飛謀
議奪職惟弼得免且爲檜用屢更事任通籍從官世
以此少之

羅汝楫字彥濟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
登聞鼓院遷大理丞刑部員外郎奏命宦犯公罪勿
取特旨以終惠臣子又戶口凋耗宜少寬養子之禁
拜監察御史未踰月遷殿中侍御史與中丞何鑄交
章論岳飛罷其樞筦朱芾李若虛嘗謂飛議曹主帥
有異意而不能諫又言飛獄具寺官聚斷咸謂死有
餘罪寺丞何彥猷李若樸獨喧然以衆議爲非欲從
輕典皆坐黜王庶謫道州郡丞孫行儉以官解居之
汝楫劾其無忌憚當斥且令庶徙居劉子羽知鎮江
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及閑暇爲備檜怒風汝楫論

罷之時撫州有兩陳四繫獄誤論輕罪者死汝楫誦
其冤且言獨罪獄官而守倅不坐非祖宗法於是詔
天下斷死刑守以下引囚問姓名鄉里然後決又言
國家駐蹕臨安淮南不可置度外當重防海之寄守
長江之要革竄名賞籍以勸有功遷起居郎兼侍講
帝問或謂春秋有貶無褒此誼是否對曰春秋上法
天道春生秋殺若貶而無褒則天道不具矣帝稱善
嘗曰自王安石廢春秋學聖人之旨寢以不明近世
得其要者惟胡安國與卿耳兼權中書舍人除右諫
議大夫有南雄守奏對太后之歸和議之力也當盡按

前言和不便者時相是之驟用爲臺官中外悚懼多束裝待遣汝楫言皆不當罪宜以崇寧事黨爲戒議遂寢遷御史中丞舊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侍御史汝楫求去益力遷吏部尚書充國信史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秩滿請祠居喪未終而卒年七十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子顥顥頡頏頌願頰皆有文願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爲詞章高雅精鍊朱熹特稱重之有小集十卷爾雅翼二十卷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於像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

蕭振字德起溫州平陽人幼莊重不好弄稍長能自謀學嘗奉父母董農役隴畝手不釋卷其師謂其父曰此兒遠大器也未冠游郡庠旣冠升太學時有號三賢者推振爲首登政和八年進士第調信州儀曹時州郡奉神霄官務侈靡振不欲費財勞民與守議不合會方臘寇東南距信尤近守欲危振檄振攝貴溪弋陽二邑旣而王師至衢又檄振督軍餉振治辦無闕大將劉光世見而喜之欲以軍中俘馘授振爲賞振辭曰豈可不冒矢石而貪人之功乎諸邑盜未息守復檄振如初振悉意區處許其自新賊多降者

守以賊去振獨爲辦行守愧謝之調婺州兵曹兼功曹時振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祝之曰公至朝幸勿見薦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其親願爲時革弊景衡然之時盜賊所在猖獗婺卒揚言欲叛以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士兵強勇者幾千人日習武以備蓄異謀者稍懼有一兵官素得軍士心守疑而罷之羣卒數百人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卽往羣卒皆羅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振使之言厲色叱曰細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耶可急釋械當爲汝言衆拜謝而去郡守由是益相信

事悉與謀嘗議城守振請以錢數萬繕庸工板築未數月城壘屹然一毫無擾任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農幸有田可力以奉甘旨振不願仕或薦于朝授婺州教授改秩乞祠以執政薦召對敷奏數事皆中時病帝大喜拜監察御史明年冬以親老乞補外章上不許面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自誓今日之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遂除提點浙西刑獄尋召爲中正少卿俄擢侍御史振本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遂劾大中以搥鼎大中旣出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

必論盍自爲去就鼎遂罷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除
徽猷閣待制知湖州陛辭奏曰國家講和恐失諸將
心宜遣使撫諭示以朝廷息兵寬民意雖兩國通好
戰禦之備宜勿弛帝曰卿欲奉親末便豈不知朕有
親哉振曰臣之親所係者一夫也陛下之親所係者
天下也陛下以天下爲心聖孝愈光矣帝歎其忠將
行白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
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
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屬
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祠提舉太平觀後知

台州海寇勢張振至克之二十二年以楊焯在獄供
涉鐫徽猷待制謫居池州初焯將上書責李光弼秦
檜議和時振爲侍御史焯見振道書意振然其言及
振知台州而焯治邑有聲每大言無顧忌振擊節稱
善遂薦焯改秩又移書於檜從子秦昌時俾同薦之
屬吏密語振曰焯嘗以書責李參政及太師昌時義
不當舉待制亦不可舉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
遂因焯獄中供前事而貶明年詔除敷文閣待制知
成都府安撫置制使軍儲適闕倉吏以窘告振奏留
對糴米八萬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

在培克即先告檜謂振唱爲闕乏之語風御史劾振
要譽復謫池陽而總計者以譖得蜀帥旣而專用羅
織培克其民民益思振檜死語得聞帝大感悟亟遣
振還成都父老懽呼蜀道振至一切以寬治或問其
故振曰承縱弛革之當嚴今繼苛劾非寬則民力瘁
矣帝嘉振治行謂宰臣沈該湯思退曰四川善政前
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加敷文閣學士卒于
成都府治年七十二振兩爲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
民無老稚相與聚哭於道遺表至帝悼惜之賻銀五
百兩絹五百匹贈四官振好獎善類端人正士多所

交識其間有卓然拔出者迄爲名臣振居瀕江自父
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
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爲蕭家渡云有文集二十
卷子誠忱

論曰何鑄王次翁以下數人者附麗秦檜斥逐忠良
以饜富貴而次翁尤爲柔媚故檜獨憐之其在位最
久孔子所謂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此輩是已
鑄能伸岳飛之枉雖爲可尚然又爲之使金而通問
焉蓋墮其術而不悟者檜之計深哉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一

宋史三百八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權錄軍國重事節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勅

范如圭 吳表臣 王居正

晏敦復 黃龜年 程瑀

張闡 洪擬 趙達

范如圭字伯達建州建陽人少從舅氏胡安國受春秋登進士第授左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如圭白其誤帥為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

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辟董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秦檜力建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以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秘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竦然為改館既而金使至悖傲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如圭與同省十餘人合議并疏爭之既具草駭遽引却者衆如圭獨以書責檜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柰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檜怒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輪對言兩

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命宗室士儂及張燾以行檜以不先白已益怒如圭謁告去奉柩歸葬故鄉既窆差王管口州崇道觀杜門十餘歲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府荆南舊戶口數十萬寇亂後無復人迹時蠲口錢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議者希檜意遽謂流庸浸復而增之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版曹日下書責償甚急如圭白帥悉奏蠲之檜歿被旨入對言為治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為本語甚切又論東

南不舉子之俗傷絕天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帝善其言又奏今屯田之法歲之所穫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廩食如故使力穡者有贏餘之望惰農者無饑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遠圖故久無成功宜籍荆淮曠土畫爲丘井倣古助法別爲科條令政役法則農利修而武備飭矣以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宗藩並建儲位未定道路竊有異言如圭在遠外獨深憂之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深考群言

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或以越職危之如圭曰以此獲罪奚憾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復起如圭知泉州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爲暴占役禁兵以百數如圭以法義正之宗官大沮恨密爲浸潤以去如圭遂以中旨罷領祠如故僦舍邵武以居士大夫高之學者多從之質疑卒年五十九如圭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爲無用之文所草具屯田之目數千言未及上張浚視師日奏下其家取之浚罷亦不果行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于家子念

祖念德念茲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盛章者朱勔黨也嘗市婢有武臣疆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鞫之郡將曰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累官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舶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鄉儒術表臣乞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偽邊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邇臣有

請用蔡京王黼之黨有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爲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蕭復言於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以臯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臯名賤官卑爲疑今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扞禦方略亦堪倚仗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寢以錄用久之以病請補外以直秘閣

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爲司勳郎中遷左司諫百官陳裕國疆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蠲稅役以墾閑田汰懦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澄冗員停度牒以蕃生齒拘佃租以防乾沒委計臣以制邦用獎有功以厲將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絕弊倖簡法令以息瘡痍宰相擬表臣爲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表臣上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罷除侍讀又累疏爭之不聽遂罷表臣送吏部授台州黃巖丞尋除點點浙西刑獄召爲秘書少

監同修哲宗實錄帝如建康詔表臣兼留司叅議官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傳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甚進卿力也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使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荅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振貸之然後以聞郡人德之課最除敷文閣待制三歲請祠進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家居數年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王居正字剛中楊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新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邪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齊得其文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為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荊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兩帥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曰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居正避寇陽羨山間勉出見公一道此意爾宗尹愧謝入對奏昔人有云君以為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

弱敵氣日驕何邪蓋昔人於難者勉強為之今以為難不復有所為以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也宣和末以為難者十五六至靖康與宣和孰難靖康末以為難者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由此而言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蓋宣和以為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為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聞高宗嘉之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議遂定天地復合祭侍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

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撫州守高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為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却其圖試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叅議遷起居郎帝方鄉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為集諫十五卷以廣帝意詔以時務訪群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費尤切曰宋興百七十三年矣所行多彌文之事今陛下所至曰行在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欲盡為向者百七十三年之事非所謂知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願詔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

苟非禦寇備敵任賢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為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噉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銜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為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言于朝戶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為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

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湏胡
桃文鶉鴿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
知所謂胡桃文鶉鴿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召爲太
常少卿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帝欲
遷趙令應大中大夫居正奏官非侍從不可轉此祖
宗法若令應以庶官得遷則宗室爲承宣者不旋踵
求爲節度何以却之遂寢其命上書人陳東歐陽澈
已贈官居正乞重貶黃潛善汪伯彥以彰二子殺身
成仁之美大將張俊遣卒至彭澤卒故縣吏怙俊勢
侵辱令令郭彥恭械之俊訴于朝帝爲罷彥恭居正

言彥恭不畏疆禦無可罪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兵
興以來士大夫及勳戚家賦役與編戶均蓋欲貴賤
上下共濟國事以寬民力俊反不能體此乎和州請
蠲進奉大禮絹居正言大禮進奉乃陳子享上之誠
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察民力無所從出不能
預降旨蠲之至使州縣自陳已爲非是乞速如所請
除目有自中出者居正奏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
所繫非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帝皆嘉納兼權直學
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
不合於道者裒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又曰陛

下惡安石之學嘗於聖心灼見其弊安在帝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國疆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於安石居正曰安石得罪萬世者不止此因陳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邪孟子所謂邪說正謂是矣居正退序帝語繫於辨學首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信劾居正凶暴詭詐傾陷大臣罷官屏居括蒼三載其弟駕部郎居修入對帝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矣中書舍人劉大中侍帝論制誥帝曰王居正極得詞臣體侍御史蕭振論守令賢否帝舉居正守

婺免貢羅御炭事曰守臣愛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起知温州是時檜專國居正自知不爲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居正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紹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居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奉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季子猶布衣其學根柢六經揚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爲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

正既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祕府二書
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少學于程頤頤奇之
第進士爲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大臣薦召試館職
不就特命祠部郎官遷吏部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
貴溪縣會有爲敦復直其事者改通判臨江軍召爲
吏部郎官左司諫權給事中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
房公事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
田帝許之敦復言光世帥一道未聞爲朝廷措置毫髮
乃先易私畝比者岳飛屬官以私事干朝廷飛請加

罪中外稱美謂有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在飛下
乞以臣言示光世且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爲定
都建康計中興有期何患私計之未便權吏部侍郎兼
詳定一司勅令渡江後庶事草創凡四選格法多所
裁定敦復素剛嚴居吏部請謁不行銓綜平允除給
事中冬至節旨下禮部取度牒四百充賜予敦復奏
兵興費廣凡可助用度者尤當惜矧兩宮在遠陛下
當比令節欲奉一觴爲萬歲壽不可得有司乃欲舉
平時例慶賜乎遂寢有卒失宣帖得中旨給據太醫
吳球得旨免謁敦復奏一卒之微乃至上瀆上聰醫

官免試皆壞成法自崇寧大觀以來姦人欺罔臨事取旨謂之暗贏指揮紀綱敗壞馴致危亂正盜前弊不可長也汪伯彥予召嗣除江西監司敦復論伯彥姦庸誤國其子素無才望難任澄清改知袁州又奏召嗣既不可爲監司亦不可爲守臣居右省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復爲吏部侍郎彗星見詔求直言敦復奏昔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亂真直言不聞爲深可畏臣嘗卽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

造爲事端則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寵竊權簧鼓流俗則能使廉恥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毀譽亂真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又論比來百司不肯任責瑣屑皆取決朝請事有不當上煩天聽者例多取旨由是宰執所治煩雜不減有司天子聽覽每及細務非所以爲政願詳其大略其細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金兩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然安知其非誘我也且謂之屈已則一事既屈必以他事來屈我今所

遣使以詔諭爲名儻欲陛下易服拜受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二則此後可以號令我小有違異卽成釁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方力贊屈已之說外議羣起計雖定而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宜擇人爲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據要地人皆駭愕敦復同尚書張燾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廷臣又以此躋橫榻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莫將又以此擢右史夫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姦人也陛下柰何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杜羣枉門力爲自治自彊之策旣又與燾等同班入對爭之檜使所親諭敦復國公能曲從兩地且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爲身計設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卒不能屈胡銓謫牯州臨安遣人械送貶所敦復往見守臣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時以言事被謫爲開封者必不如是澄媿謝爲追還始檜拜相制下朝士相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矼聞之皆以其言爲過至是竄銓敦復謂人曰頃言秦之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等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尚書兼江淮等路經制使故事侍從

萬曆二十七年刊

過宰相閣既退宰相必送數步敦復見檜未嘗送每
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尋請外以寶文閣直學士
知衢州提舉亳州明道宮閑居數年卒年七十一敦
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謂之曰卿
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黃龜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
洛州司理叅軍累官河北西路提舉學士呂頤浩見
而奇之入爲太常博士靖康元年除吏部員外郎拜
監察御史尋除尚書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
公事充脩正局檢討官乞令檢正官察通進司帝

從其請時頤浩再相植黨傾秦檜引朱勝非奉京祠
兼侍讀恐中書舍人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龜年
書行議者譏其侵官遷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
歸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
長乃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
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臣
人者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
合黨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周上之黨盛
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
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

威福在已欲永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檜黨王喚王
昞王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
太平觀官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
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
大臣之禮察檜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
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羣盜必分首從爲之從者
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
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
旣然則何忌憚而不爲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
君臣之勢陽爲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

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
欺君私已有一即可黜况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爲多
乎章凡三上遂褫檜職復上章曰檜行詭而言譎外
縮而中邪以巧詐取相位姦回竊國柄收召險佞蟠
結黨與陛下以智臨而辨之早以剛決而去之速故
端人正士舉手相慶蓋以公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陛
下發明詔以檜潛慝惡暴白於天下使知陛下數
易相位真不得已也又所以破爲臣姦膽庶朋比之
風不復作矣除太常少卿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
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言龜年陰結大臣致身要地

又交結諸將趣操不正罷歸司諫詹大方希檜意劾
龜年附麗匪人搢紳不齒落職本貫居住卒六十三
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
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
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任子恩先奏
其弟之子人皆義之子衡仕至湖南提舉

程瑀字伯寓饒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婦養瑀爲子姑
沒始復本姓少有聲太學試爲第一累官至校書郎
爲臧氏父母服服闋除兵部員外郎適高麗使回充
送倅使先是使者往返江浙間調挽舟夫甚擾有詔

禁止提舉人毋王珣畫別敕遇風逆水澁許調夫瑀
渡淮見民丁挽舟如故遂劾珣珣反奏瑀違御筆詔
命淮南提舉潘仁貴核實良貴奏珣言非是金人入
侵求可使者瑀請往未行會欽宗即位議割三鎮命
瑀往河東秦檜往河中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
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諭城守不下瑀與金使王洵
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即言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
天下事且論欲慕祖宗而適追無術欲斥奸宦而寵
任益堅欲鋤姦惡而薄示典刑欲汰濫繆而苟容僥
倖兼聽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能責其效苟且之

習復成黨與之私寢廣最時病之大者帝曰朕非不知此慮有未盡決意行之有失耳瑀曰事固當熟慮然優柔不斷實隳事功帝問李綱宣撫兩路外議謂何瑀曰僉論固以為宜然綱前與大臣議論不合須賴聖明照察其心任之無疑可也金酋幹離不粘罕爭功故幹離不欲和粘罕欲戰朝廷遣人齎蠟書約余覩皆為粘罕所得瑀因言金兵圍我重鎮數月不能解豈能出塞共謀人之國莫若遣使議和然謹飭邊備徐觀其變使未行瑀復言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政事所以不振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

圖大計帝嘉納之時御史李光言星變帝疑以問瑀對言陛下毋問有無第正事修德則變異可消瑀常論蔡京非常因言吳敏庇京又疑光黨京謂瑀曰須卿作文字來瑀辭改屯田郎官謫添監漳州鹽稅高宗即位召為司封員外郎遷光祿少卿國子司業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尋召赴行在疏十事以獻除直祕閣提點江東刑獄召為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講建修政局其目曰省費裕國彊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務時三衛軍弱五軍多出於盜瑀言李捧崔增輩各將其徒張俊王瓌本無兵機令呂頤浩

出征即捧增輩便可使隸戎行帝因言願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權邦彥除簽書樞密院瑀言邦彥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除兵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躋左司諫方公孟言瑀不可去復以為給事中久之復命知信州胡安國劉一止言瑀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不宜去遂復留願浩薦席益既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瑀曰益為人公豈不知何必用願浩曰給事不見

御批耶瑀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瑀輩欲使不敢論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願浩報然即劾益未幾以言者罷提舉亳州明道宮尋復徽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父母喪服除知嚴州徙宣州復奉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侍讀因論鄧禹嘗言興衰在德厚薄初不論大小光武不數年定大業禹言如合符契今英俊滿朝豈無為陛下畫至計者願厲志而已尋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大劔有輕我心豈可保其不肯盟宜省費抑未常賦外一毫不取於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彊使

金人不敢窺爲長計帝曰且作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尚書檜既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爲是檜忌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瑀遂稱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坐通書李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詭隨嘗爲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爲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爲譏已遂與祖魏安行鍍版京西漕司亦奪安行官籍其家毀板檜死瑀子孫乃免錮云有奏議六卷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爲學未冠由舍選貢京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掾兼治石獄時方臘作亂闡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旣戰稍却州將怒付闡治將殺之闡力爭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首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解士得免李回帥江西廣益帥湖南皆辟置幕下羣盜據洞庭官軍多西北人不閑水戰闡建策造戰艦以大艦爲營小艦出戰乘水涸直擣賊巢賊勢以衰諸司交薦改秩吏部以微文沮之闡

弗辯求嶽祠歸歷鄂台二州教授紹興十年詔侍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闡聞召對時金人議和歸闕中地闡首言闕中必爭之地古號天府願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言監司郡守薦舉之弊又乞嚴禁邊糴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時諸將恃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闡言十三年遷祕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已意嘗謂闡曰祕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祕書幸矣檜默然竟罷王營台州崇道觀歷泉衢二州通判二十五年冬帝躬攬萬機起闡提舉兩浙路市舶入為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孝宗在王邸帝妙選宮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荆浙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弭災禦盜之術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然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被于編籍臣願陛

下嚴賊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大之澤例爲虛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言金主亮將入侵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納面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渝也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三十二年孝宗卽位闡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爲捷冒受爵秩州廂禁軍因覃霈鼓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時悉爲施行金主亮死葛王褒復求和再議遣使闡言宜嚴遣使

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爾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曰使者報聘故事也舊約不從朕志定矣是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時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冊寶工部例進宮闡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柰何辭闡笑曰寶冊非吾功也吾能爲子孫冒吾功賞乎隆興元年真拜工部侍郎闡奏臣去冬乞守禦兩淮陛下謂春首行之夏秋當畢今其時矣帝曰江

淮事盡付張浚朕倚浚爲長城會督府請受蕭琦降
詔問闡闡請受其降俄報王師收復靈壁縣闡慮大
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援奏請益兵殿後已而正
師果失利衆論歸罪於戰闡曰陛下出師受降是也
諸將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遽沮銳氣
帝壯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手詔勞浚軍聲復
振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
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
爲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爲鑒帝再三嘉獎金
人求和帝與闡議闡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欵

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
帝記賣直之語謂胡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非
耳闡曰聖度當如天奈何與臣下爭名帝曰卿言是
也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
以書諭通好所請三事國書歲幣之議已定惟割唐
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
不已闡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
今彼爲客我爲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酷虐吾
民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黷之帝用真宗
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遍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闡入對

尤數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闡請益力迺
除顯謨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陛辭帝問所欲言
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
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
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諭以秋涼復召加賜金
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年七十四特贈端明殿
學士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群言勃勃
不平檜旣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
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白率
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讎不可和者惟胡右史銓張
尚書闡耳子叔椿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鎮江丹陽人本弘姓其先有
名璆者嘗為中書令避南唐諱改今姓後復避宣祖
廟諱遂因之擬登進士甲科崇寧中為國子博士出
提舉利州路學事尋改福建路坐譴通判鄆州復提
舉京西北路學事歷湖南河北東路宣和中為監察
御史遷殿中進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
無所附會殿中侍御史許景衡罷擬亦坐送吏部知
桂陽軍改海州時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兵民堅守
達炎間居母憂以秘書少監召不起終喪為起居郎

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湏無名之歛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為盜今關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也高宗如越執政議移蹕饒信間擬上疏方爭謂舍四通五達而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遷給事中吏部尚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使孟庾總師討閩寇過郡擬趣使赴援庾怒命擬犒師擬借封樁錢用之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召為禮部尚書

遷吏部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為省記出入自如至是修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成書上之金人再攻淮詔日輪侍從赴都堂給札問以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彊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移蹕東南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內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三年以天旱地震詔羣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

者監司守臣獻美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
法止及疏遠也有自庶僚爲侍從者臥家視職未嘗
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鼓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
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權酷立法甚言犯者籍家財
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酷賣則不敢問是行
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則怨多而和氣
傷矣尋以言者罷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觀始擬凡子駕部郎官與祖與擬上封事侵在位者
故父子俱罷起知溫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卒年七十
五謚文憲初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逼郡守

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挾母出避遇賊至欲兵之擬
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
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有淨智
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趙達字莊叔其先秦人八世祖處榮徙蜀家於資州
達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考歷代興衰治亂之
迹與當代名人鉅公出處大節根窮底究尚友其人
紹興二十年類省奏名明年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
甚切擢第一時秦檜意有所屬而達對獨當帝意檜
不悅即罷知舉王黼授達左承事郎簽書劔南東川

帝嘗問檜趙逵安在檜以實對久之帝又問除校書
郎逵單車赴闕征税者希檜意搜行橐皆書籍才數
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意愈恨逵唐御製芝草
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見之怒曰逵猶以為
未太平耶又謂逵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逵曰親
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為助逵唯唯而已
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逵往謝逵不荅檜滋怒欲擠之
未及而死帝臨哭檜還即遷逵著作佐郎兼權禮部
員外郎帝如景靈宮祕省起君惟逵一人帝屢自逵
即日命引見上殿帝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

擢自卿登第後為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日薦士
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逵奏言路久不通乞廣賜開
納勿以微賤為間庶幾養成敢言之氣帝嘉納之普
安府勸講至戾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斬江充自歸
於武帝何如逵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蓋有所在也
二十六年遷著作郎尋除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
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逵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
姦但不與之同爾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闕又曰
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明

年同知貢舉盡公考閱以革舊弊遂得王十朋閻安
中始達未出貢闈蔣璨除戶部侍郎給事中辛次膺
以璨交結希進還之帝怒罷次膺付達書讀達不可
璨以此出知蘇州次膺仍得次對達兼給事中未幾
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
帝語王綸曰趙達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朕
所以甫二歲令至此報其不附權貴也先是達嘗薦
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詔舉士又
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郊次雲應詔宰執以聞帝曰蜀
人道遠其間文學行義有用者不因論薦無由得知

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
自檜顛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達以疾求外帝命
國醫王繼先視疾不可爲矣卒年四十一帝爲之杖
淚嘆息達嘗自謂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
雖不肖庶幾慕之方檜權盛時忤檜者固非止達一
人而帝亟稱達不附麗又謂達文章似蘇軾故稱爲
小東坡未及用而達死惜其論建不傳于世有棲雲
集三十卷

論曰如圭師于安國居正師于楊時敦復師于程頤
表臣交于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謹

直剛嚴鯁峭不惑異說不畏彊禦大略相似若夫居
正辨王氏三經之繆龜年首劾秦檜主和之非程瑀
力排蔡京之黨尤為有功於名教張闡論事無避洪
擬朴實端亮趙逵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為檜所忌
而不撓者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信哉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一

宋史三百八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軍事節書右丞相監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張燾

黃中

孫道夫

曾幾

兄開

勾濤

李彌遜

弟彌大

張燾字子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
八年進士第三人嘗為辟雍錄祕書省正字靖康元
年李綱為親征行營使辟燾入幕綱貶親知坐累者
十七人燾亦貶建炎初起通判湖州明受之變賊矯
詔俾燾撫諭江浙燾不受上既復辟詔求言燾上書

略曰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
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
未足以慰人望豈非在我之誠有未修乎天下治亂
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
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又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
民財損官賦不適於用又言侍從臺諫觀望意指毛
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言又言巡幸所至營繕
困民越棲會稽似不如是紹興二年呂頤浩薦除司
勳員外郎遷起居舍人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
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募可任用者往伺
敵動靜既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皆備彼尚安得
出不意犯吾行闕詔以付都督府及沿邊諸帥遷中
書舍人呂祉之撫諭淮西也壽謂張浚曰祉書生不更
軍旅何可輕付浚不從遂致酈瓊之變七年張浚特
賜進士出身浚浚兄也將母至行在上引對而命之
壽言宣和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
回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今首賜浚第何以塞公議
上念浚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
封還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楡曰賢良之子宰相之
兄賜科第不爲過乃與書行壽不自安與石皆求去

不許言者論之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以兵部侍郎召詔引對上曰卿去止緣張浚熹曰臣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如內侍王鑑陛下所親信臣尚論列豈有宰相親兄自賜出身公論不與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負張浚上因問朕圖治一紀收効蔑然其弊安在熹曰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効者臣紹興初首以是爲言今七年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朞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爲敵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

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爲急尋權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黎確卒詔贈官推恩熹言確素號正人一且臨變失臣節北面邦昌之庭且爲將命止勤王之師今曲加贈恤何以示天下詔追奪職名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熹言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社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爲信然而羣臣國人未敢以爲信然也蓋事關國體臣請推原天意爲陛下陳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

犯行闕不能爲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
豫丁巳鄆瓊雖叛實爲僞齊廢滅之資皆天所贊也
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正上副天意
而天佑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有期中興
不遠矣願益自修自彊以享天心以俟天時時之旣
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功不立今此和議姑爲
聽之而必無信之可恃也彼使已及境勢難固拒使
其果願和好如前所陳是天誘其衷必不復強我以
難行之禮如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
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
當以大義絕之謹邊防厲將士相時而動願斷自淵
衷母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而已乃若略國家之大
耻置宗社之深讐躬率臣民屈膝于金而臣事之而
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變色曰
卿言可謂忠然朕必不至爲彼所給方且熟議必非
詐僞而後可從不然當再使審虛實拘其使人燾頓
首謝金使張通古蕭哲至行在朝議欲上拜金詔燾
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行
禮羣臣震懼罔措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
始可議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爲說意謂割

地講和而已陛下之所願欲而切於聖心者無一言及之其情可見柰何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廷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既而監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贊和議擢爲侍御史司農寺丞莫將忽賜第擢爲起居郎朝論大駭燾率吏部侍郎晏敦復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宮未還兩宮未復不憚屈已與敵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小大之臣無復異議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爲回卒不敢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爲一身進用之資

不恤君父屈辱之耻罪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大御史府朝廷綱紀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喧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旣同鄉曲又同心腹惟相朋附變亂是非豈不紊紀綱而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平昔無所不爲此輩烏可與之斷國論乎望加斥逐庶幾少度羣枉之門至於和議則王倫實爲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下

恃以爲心腹信之如著龜今其爲言自己二三事之端倪蓋亦可見更望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戴之誠貴重此身無輕於屈但務雪恥以思復讐加禮其使厚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以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如誠心惟我所欲盡歸于我然後徐議報之之禮亦未晚也如其變詐誘我以虛詞則包藏終不可測便當厲將士保疆場自治自彊以俟天時何爲不成伏願陛下少忍而已自朝廷有屈已之議上下解體儻遂成屈已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伏願戒之重之於是

將廷臣皆不敢拜燾又面折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嚙嚙附會墮敵計他日必背君親矣燾既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亦自知得罪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欲以公爲直院燾大駭曰果有此言愈不敢出矣檜不能奪乃止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太宗正士儂與燾偕行且命修奉合荆湖帥臣岳飛濟其役燾與士儂道武昌出蔡潁河南百姓懽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爲宋民九年五月至永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澗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湧

溢父老驚歎以為中興之兆燾等入栢城披鉏荆棘
隨所葺治留二日而還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以
歸即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
雪此耻復此讎也陛下聖孝天至豈勝痛憤顧以梓
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祖宗在天之
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恭行天罰得無望於
陛下乎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
恃久矣伏望修武備俟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盡
俘醜類以告諸陵夫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為人
子孫之責塞矣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

不可忘此賊上默然燾因請永固陵不用金玉六略
謂金玉珍寶聚而藏之固足以動人耳目又其為物自
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無足恠者上覽疏謂秦檜曰
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
靈有萬世之安燾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恟恟我斥
侯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淮陽作筏造繩索不
知安用諸將朝廷戒勿得遣間探遂不復遣我之動
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又見黃河船盡拘
北岸悉為敵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渡者願飭邊
吏廣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鄜瑒部五皆西陲勁兵今

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推恩費用猶循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師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統之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燾所言皆切中時病秦檜方主和惟恐少忤敵意悉置不問成都謀帥上論檜曰張燾可第道遠恐其憚行檜以諭燾燾曰君命也焉敢辭十月以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雖安撫一路而四川賦歛無藝者悉得蠲減陞辭奏曰蜀民困矣官吏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愬俟臣至所部首宣德意俾一路

咸霑惠澤上曰豈惟一路四川恤民事悉委卿燾因言官吏害民者請先罷後劾上許之又言軍興十餘年日不暇給今和議甫定願汲汲以政刑爲先務上曰當書之座右十年三月至成都在蜀四年戢貪吏簿租賦撫稚州蕃部西邊不驚歲旱則發粟民得不饑暇則修學校與諸生講論有詔令宜撫司納契丹降人燾爲宣撫使胡世將言蜀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爲戒世將奏寢其事燾乞祠以李璆代之燾自蜀歸臥家凡十有三年二十五年冬檜死舊人在者皆起燾除知建康府兼行宮畱守金陵積歲負

內庫錢帛鉅萬悉爲奏免池有義子與父爭訟守昏
謬繫父連年不決燾移大理出其守居二年進端明
殿學士二十九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講以衰疾力辭
不許除吏部尚書初上知普安部王賢建爲嗣顯
仁皇后意未欲遲回久之顯仁崩上問燾方今大計
燾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上曰朕
懷此久矣卿言契朕心開春當議典禮又勸上省賜
予罷土木減冗吏止北貨上嘉獎之金使施宜生來
燾奉詔館客宜生本閩人素聞燾名一見顧副使曰
是南朝不拜詔者燾以首丘桑梓動之宜生於是漏

敵情燾密奏早爲備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
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聚焉日費不貲禁中旣
有內酒庫釀殊勝酤賣其餘頗侵大農燾因對言申
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酒庫酤良醞以奪官課且乞罷
減教坊樂工人數上曰卿言可謂責難於君明日悉
詔罷之屢以衰疾乞骸三十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尋遷太中大夫給直奉三十一年八月落致仕復知
建康府時金人窺江建民驚徙過半聞燾至人情
稍安尋詔沿江帥臣條上恢復事宜燾首陳十事大
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孝宗

受禫除同知樞密院遣子珽入辭詔肩輿至宮給扶
上殿首問爲治之要言內治乃可外攘又乞命百執
條弊事詔從之令侍從臺諫集都堂給札以聞隆興
元年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臺諫交章留之除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謁告將理許之及
家固求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五謚忠定燾外和內
剛帥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始論和議歸之于天士
論歎然洎繳駁施廷臣之奏朝野復一辭歸重焉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幼受書一再輒成誦初以族祖
蔭補官紹興五年廷試言孝弟動上心擢進士第二

人授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餘年秦檜死乃召爲校
書郎歷遷普安恩平府教授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
親幸中未嘗與之狎見則揖而退後他教授多蒙其
力中獨不徙官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
武成廟官吏請以聞中不答官吏陰畫圖以獻宰相
謂祭酒周綰與中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綰未
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爲綰退謂人曰黃司業之言精
切簡當惜不爲諫官充賀金生辰使還爲祕書少監
尋除起居郎累遷權禮部侍郎中使金回言其治汴
宮必徙居見迫宜早爲計上矍然宰相顧謂中曰沈

介歸殊不聞此何耶居數日中白宰相請以妄言待罪湯思退怒語侵中已乃除介吏部侍郎徙中以補其處中猶以備邊爲言又不聽遂請補外上不許曰黃中恬退有守除左史且錫鞍馬金使賀天申節遽以欽宗計聞朝論俟使去發喪中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得如禮中自使還每進見輒言邊事又獨陳禦備方略高宗稱善不數月金亮已擁衆渡淮中因入謝論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師旣而以殿帥楊存中爲御營使中率同列力論不可遣敵旣臨江朝臣爭遣家

逃匿中獨晏然比敵退唯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慚服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中言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况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竟寢兼給事中內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中皆不書讀羣小相與媒孽中罷去尹穡希意詆中爲張浚黨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即告老以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居六年上御講筵顧侍臣曰黃中老儒今居何許年幾許筋力或未衰耶召引對內殿問勞甚渥以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中前

在禮部嘗諫止作樂事中去卒用之至是又將錫宴
遂奏申前說詔遣范成大使金以山陵爲請中言陛
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欽廟梓宮置不問有所未
盡上善其言不能用未滿歲有歸志乃陳十要道以
爲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察邪正廣言路
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吏陳方略考兵籍上亟
稱善中力求去除顯謨閣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
犀帶香茗除龍圖閣學士致仕凡邑里後生上謁必
訓以孝弟忠信朱熹裁書以見有曰今日之來將再
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則某之
志也其爲人敬慕如此其後上手書遣使訪朝政闕
失進職端明殿學士屬疾手草遣奏猶以山陵欽宗
梓宮爲言深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爲戒淳熙
七年八月庚寅卒年八十有五九月詔贈正議大夫
中有奏議十卷謚簡肅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稜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
祐學坐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于高宗
召對道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
材圖興復以雪國耻上在越浚遣道夫奏事賜出身
改左承奉郎再詔對言漢中前瞰三秦後蔽巴蜀孔

明蔣琬出圖關輔未有不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
當先經營漢中荆南東連吳會北通漢沔號用武之
國晉宋以來嘗倚爲重鎮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故
以諸子居之今守江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
出秦關荆楚師出宛洛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
將會咸陽孰能禦之上嘉納召試館職上諭宰相自
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者涵養一二年當命爲
詞臣除秘書正字權禮部郎官徽宗凶問禮儀多所
草定尋權左司員外郎上問蜀中水運陸運孰便道
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宣撫司初由水
運率石費錢十千後以爲緩從陸起丁夫十數萬率
石費五十餘千上曰水運便行之遷校書郎出知懷
安軍乞罷都運司以寬民力罷戍兵以弭亂階罷泛
使以省浮費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其治行第一移
知蜀州盜不敢入境州產綾先是守以軍匠置機買
絲虧直民病之道夫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爲水晶
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以吏部郎中入對
言蜀民二稅鹽酒茶額之弊上納其言除太常少卿
假禮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金將敗盟詰秦檜存亡
及關陝買馬非約道夫隨事折之使還擢權禮部侍

郎上曰卿自小官已爲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士仕于朝者皆爲沮抑繼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兼侍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金人身弑其父兄而奪其位與兵豈問有名臣願預爲之圖宰相沈該不以爲慮道夫每進對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道夫不自安請出除知綿州致仕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一意爲民不可干以私仕宦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或以此少之云

曾幾字吉甫其先贛州人徙河南府幼有識度事親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學有聲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按部弱死無後特命幾將仕郎試吏部考官異其文置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辟雍博士除校書郎林靈素得幸作符書號神霄錄朝士爭趨之幾與李剛傅崧卿皆稱疾不往視久之爲應天少尹庭無留訟閹人得旨取金而無文書府尹徐處仁與之幾力爭不得靖康初提舉淮東茶鹽高宗即位改提舉湖北徙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又改浙西會兄開爲禮部侍郎與秦檜力爭和議檜怒開去幾亦罷逾月除廣西轉運副使徙京南

路盜駱科起柳之宜章柳桂皆瀕洞宣撫司調兵未
至謾以捷聞幾疏其實朝廷遣他將平之請問得崇
道觀復爲廣西運判固辭僑居上饒七年檜死起爲
浙西提刑知台州治尚清淨民安之黃巖令受賄爲
兩吏所持令械吏寘獄一夕皆死幾詰其罪或曰令
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賀允中薦召對以疾辭除
直祕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
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
還笏若賣直干譽者願加優容時帝懲檜擅權之弊
方開言路應詔者衆幾懼有獲戾者先事陳之帝太

悅授祕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爲館職去三十八年而
復至須鬢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
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詔修神宗寶訓書成奏薦帝
稱善權禮部侍郎兄楸開皆嘗貳春官幾復爲之
人以爲榮吳越大水地震幾舉唐貞元故事反覆論
奏帝韙其言他日謂幾曰前所進陸贄事甚切已遣
漕臣振濟矣引年請謝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爲
朕留謝曰臣無補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
擢上閔勞以事提舉玉隆觀紹興二十七年也除集
英殿修撰又三年升敷文閣待制金犯塞中外大震

帝召楊存中偕宰執對便殿論以將散百官浮海避
之左僕射陳康伯持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闖
淮甸此正賢智馳驚不足之時臣願率先將士北首
歿敵帝喜遂定議親征下詔進討有欲遣使詣敵求
緩師者幾䟽言增幣請和無小益有大害爲朝廷計
正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經武外一切置之如是雖
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叱
奴隸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幾又上䟽
數千言將召屢請老乃遷通奉大夫致仕擢其子逮
爲浙西提刑以便養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謚文清

幾三任嶺表家無南物人稱其廉早從舅氏孔文仲
武仲講學初佐應天時諫官劉安世亡恙黨禁方厲
無敢窺其門者幾獨從之談經論事與之合避地衡
嶽又從胡安國游其學益粹爲文純正雅健詩尤工
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卷二子逢仕至司農卿逮
亦終敷文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開字天游少好學善屬文崇寧間登進士第調直州
司戶累遷國子司業擢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掖垣
草制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太常少卿責監大寧
監塩井匹馬之官不以自卑召還時相復用事監抗

州市易務除直祕閣知和州徙知恩州請祠得鴻慶宮判南京國子監復爲中書舍人罷提舉洞霄宮欽宗即位除顯謨閣待制提舉萬壽觀知潯州湖南安撫使踰年求去復得鴻慶宮起知平江府廣東經略安撫使奉詔駐潮陽招捕處寇訖事乃之鎮居二年盡平羣盜提舉太平觀復以中書舍人召首論自古興衰撥亂之主必有一定之論然後能成功願講明大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行則功烈可與周宣侔矣又論車駕撫巡東南重兵所聚限以大江敵未易遽犯

其所窺伺者全蜀也一失其防陛下不得高枕而臥矣願擇重臣與吳玠協力固護全蜀屢請去進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召爲刑部侍郎言太祖懲五季尾大不掉之患畿甸屯營倍于天下周廬宿衛領以三衛今禁旅單弱願參舊制增補之帝悉嘉納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專主和議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讀檜嘗招開慰以溫言且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

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疆兵富國尊主庇民柰可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也又引古誼以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他日開又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然猶以梓宮未還母后欽宗未復詔侍從臺諫集議以聞開上䟽略曰但當修德立政嚴於為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大陽升而陰自散不待屈已陛下之志成矣不然恐非在天之

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會樞密編修胡銓上封事痛詆檜極稱開由是罷以寶文閣待制知婺州開言議論妄發實緣國事力請歸檜議奪職同列以為不可提舉太平觀知徽州以病免居間十餘年黃達如請籍和議同異為士大夫升黜即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開褫職引年請還政僅復秘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待制盡還致仕遺表恩素開孝友厚族信于朋友其守歷陽也從游酢學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

欣然忘食其留南京劉安世一見如舊定交終身故
立朝遇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固有所自云
勾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調嘉
州法掾川陝鑄錢司屬官建炎初通判黔州田祐恭
兵道境上濤白守燕勞之祐恭感恩厲下郡得以無
犯湖湘賊王闢破穉歸桑仲郭守忠攻茶務箭窠砦
將犯夔門夔兵素單弱宣司檄祐恭捍禦濤帥黔兵
佐之賊潰去宣撫張浚奏濤知巴州不赴翰林侍讀
學士范冲薦召見論五事除兵部郎中七年遷右司
郎官兼校正日食上言八月遷起居舍人以足疾命

閣門賜墩待班九月兼權中書舍人時沿邊久宿兵
江浙罷於餽餉荆襄淮楚多曠土濤因進羊祜屯田
故事事下諸大將於是邊方議行屯田淮西都統制
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欲以呂祉代之濤謂祉疎庸
淺謀必敗事莫若就擇將士素所推服者用之否則
劉錡可浚不納祉至果以輕易失士心未幾酈瓊叛
祉死於亂浚聞之夜半召濤愧謝時帝駐蹕建康欲
亟還臨安濤入見曰今江淮列戍十餘萬苟付託得
人可無憂顧適此危疑詎宜輕退以啓敵心因薦劉
錡帝即命以其衆鎮合肥川陝宣撫使吳玠言都轉

運使李迨腹刻賞格迨亦奏玠苛費帝以問濤濤曰
玠忠在西蜀縱費寧可覈第移迨他路可爾帝然之
會金人廢劉豫金房鎮撫使郭浩遣其弟沔奏事濤
察沔警敏可仗乞詔諭陝右諸將乘機南歸帝命濤
草詔沔持以往聞者流涕十二月除中書舍人八年
除史館修撰重修哲宗實錄帝諭之曰昭慈聖獻皇
后病革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愴然謂朕曰吾逮事宣
仁聖烈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已便民憂勤宗社踈
遠外家古今母后無與為比不幸姦邪罔上史官蔡
卞等同惡相濟造謗史以損聖德誰不切齒在天之

靈亦或介介其以筆屬正臣亟從刪削以信來世朕
痛念遺訓未嘗一日輒忘今以命卿濤奏數十年來
宰相不學無術邪正貿亂所以姦臣子孫得逞其私
智幾亂裕陵成書非賴陛下聖明則任申必先有過
嶺之謫臣亦恐復蹈媒孽之禍帝慰勉之六月實錄
成進一秩就館賜宴復修徽宗實錄以中書舍人呂
本中為薦丞相趙鼎諭旨宜婉辭紀載濤曰崇寧大
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藉有隱諱如天下野史何七
月除給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改提舉江
州太平觀俄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潭州秦檜嘗令

人諭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檜諷言劾之不報濤
上書論時事之害政者大臣密諭王倫變易地界一
也蔡攸之妻近居臨平咫尺行都略不畏避二也小
大之臣凡在謫籍皆已甄叙惡如京黼尚蒙寬宥今
侍從之臣初無大過理宜牽復三也河南故地復歸
中國新附之民延頸德澤承流之寄當加精選四也
臺諫為耳目之司今宰相引援皆同舍之舊倚為鷹
犬五也帝歎其忠直賜以繒綵茶藥且令事有大於
此者悉以聞秩滿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帝謂秦檜曰
勾濤久閑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近邵檜對永
嘉有天台鴈蕩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湖州命之
俄以疾卒年五十九遺表聞帝震悼顧近臣曰勾濤
死矣惜哉贈左太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頗
以忠亮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
滿下數刻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
進有文集十卷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二
年第調單州司戶再調陽穀簿政和四年除國朝會
要所檢閱文字引見特遷校書郎充編修六典校閱
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

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
皆警備彌遜捐金帛致勇士修城堞決河護塹邀擊
其遊騎斬首甚衆兀朮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元
年召爲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府牙校周德
叛執帥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
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扣賊闕以蠟書射城中招降
賊通欵開關迎之彌遜諭以禍福勉使勤王時李綱
行次建康協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
改淮南運副後奉興國宮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
定規模排斥姦言又謂朝廷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

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已不可得况
能定天下大計乎帝嘉其謹直輔臣有不悅者以直
寶文閣知吉州陛辭帝曰朕欲留卿大臣欲重試卿
民事行召卿矣七年秋遷起居郎彌遜自政和末以
上封事得貶垂三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鯁切
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嚴
禁衛以尊朝廷練兵以壯國勢節用以備軍食收民
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効時駐蹕未定有旨料
舟給卒以濟宮人彌遜繳奏曰六飛雷動百司豫嚴
時方孔艱宜以宗社爲心不宜於內倖細故更歎聖

慮事雖至微懼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戶部侍郎秦檜
再相惟彌遜與吏部侍郎晏端復有憂色八年彌遜
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趙鼎罷相檜專國贊帝決策
通和金國遣烏陵思謀等入界索禮甚悖軍民皆不
平人言紛紛檜於御榻前求去欲要決意屈已從和
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乞斬檜校書郎范如圭以
書責檜曲學背師黨讎辱國禮部侍郎曾開抗聲引
古誼以折檜相繼貶逐彌遜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
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以爲然詔廷臣大議即日
入奏彌遜手疏力言陛下受金人空言未有一毫之

得乃欲輕祖宗之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國而尊奉
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國之道而謂之和可乎借
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
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釁端復
開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未已又言陛下率
國人以事讐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
可者三檜嘗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負苟和好
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
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爲然獨有一去
可報相公檜默然次日彌遜再上疏言愈切直又言

送伴使揣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檜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時和議已決附會其說者至謂向使明州時主上雖百拜亦不問議論靡然賴彌遜廷爭檜雖不從亦憚公論再與金使者計議和不受封冊如宰相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禁中多所降殺惟君臣之禮不得盡爭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是歲兀朮分四道入侵明年又侵淮西又壽春竟如彌遜言十二年檜乘金兵既敗收諸路大復通和好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嗾言者論

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懟意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弟彌大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三年進士第以大臣薦召對除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賀正旦使時傳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彌大覘之使還奏所聞有二或謂彼主淫刑滅親種類畔離女真侵迫國勢危殆爲可取或謂下詔罪已擢用耆舊招赦盜賊國

尚有人未可取莫若聽其自相攻併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童貫宣撫永興走馬承受白鏐恃貫不報師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爲邊報不至非朝廷福鏐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爲給事中兼校正御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守之策命彌大爲參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初朝廷許割三鎮畀金人旣而遣种師道師中援河北姚古援河東彌大上疏乞起河東西境麟府諸郡及陝西兵以濟古之師起河東路及京東近郡兵以濟師道師中之師爲腹

背攻劫之圖遂除彌大河東宣撫副使張師正領勝捷軍敗於河東潰歸彌大誅之復遣餘卒援真定餘卒叛宣撫罷命彌大知陝州河東破小將李彥先來謁言軍事彌大壯之留爲將戍崤澗間以遏敵詔遣使召援彌大未敢進會永興帥范致虛糺兵勤王檄彌大充諸道計議行至方城道阻乃率衆赴大元帥府建炎元年除知淮寧府到郡未幾杜用等夜叛彌大縋城出賊散乃還坐貶秩尋召爲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爲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爲都督未嘗離

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願浩不宜輕動又言已爲天子
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
以察官郎官爲之陛下必欲留臣當別爲一司伺察
願浩過失忤旨出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
間君臣妄自尊大奪職歸起知靜江府奏廣西邊防
利害入爲工部尚書未幾罷去廣西提刑韓璜劾其
在靜江日斷強盜死罪引絞入斬貶兩秩紹興十年
卒年六十一

論曰宋旣南渡日以徽宗梓宮及韋后爲念秦檜主
和甘心屈已張燾連章論列謀深慮遠其言取必於
天豈忘宗社之讐哉亦曰相時而動耳惜其利澤專
於蜀也黃中不黨不阿明察料敵立朝忠實退不忘
君道夫受知張浚憂國而不爲身謀曾幾積學潔行
風節凜凜陳嘗膽枕戈之言以贊親征亦壯矣哉勾
濤直節正論不受檜私潔身歸老彌遜曾開同沮和
議廢紕以沒無怨懟心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一

萬曆二十五年刊

宋史列傳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五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二

宋史三百八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尚書右丞相驂駟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陳俊卿

虞允文

辛次膺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
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
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
視之諸掾屬方飲其所俊卿輿卒亦假之行於是例
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稱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
曰其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為無過時公

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歎服以爲不可及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爲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爲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爲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爲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檜寃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

劉寶總戎京口恣楛尅且拒命不分戍二人遂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乃疏言張浚忠蓋白首不渝竊聞讒言其陰有異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論爲其忠義有素反是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爲變乎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避敵計搃成筭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王亮渡淮浚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實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

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哀新立申舊
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
疆爲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
正名名正則國威疆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
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爲參佐俾察軍政習戎
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
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遷中書舍人
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閩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
沈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
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

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
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
之功也會王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陳十
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
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
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會
謀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爲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
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
保揚州王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挫之浚上䟽待罪俊
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

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功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真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齊使浚自効疏再上上悟即命浚都督且召爲相卒爲思退稽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思退旣竄太學諸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

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爲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門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其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爲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朕在藩邸知卿爲忠臣俊卿拜謝受詔館金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

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
 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覲告具以邁
 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
 出淵覲中外稱快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
 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
 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為
 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
 有在矣鎮江軍帥戚方刻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
 主方者當併懲之即詔罷方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
 大理究賊狀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夫

臣葉顥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
 召冶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
 有司之細恐為有識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補
 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於是劾奏洪邁姦險
 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糴廣
 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
 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覲欲召之俊卿
 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
 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
 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薦兵

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幾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為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豈為宮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耳凡

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甲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琪進對爭辨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琪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具奏前日奏劄臣實草定以為有罪臣當先罷琪之除命未敢奉詔陛下即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琪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色悔久之命琪帥江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
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
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
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
文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允文建議
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
御弧矢弦激致目青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
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
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
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

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
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
固已震懼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
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
事永爲後戒曾覲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
管上曰覲意似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
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伸公議覲快快而去樞密承
旨張說爲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
文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
亦愧猶爲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

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覲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傳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轉運判官陳峴建議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獎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覲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經結勘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殺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抃之門十纒一二尚畏人

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覲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為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為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上手札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于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則記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未燾屢嘗論薦其薨也燾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有集二十卷子五人必有志于學終承奉郎朱熹為銘其墓必自有傳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父祺登政和進士第仕至太常博士潼川路轉運判官允文六歲誦九經七

歲能屬文以父任入宮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
 哭墓側墓有枯桑兩烏來巢念父之鰥且疾七年不
 調跬步不忍離左右父歿紹興二十三年始登進士
 第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
 檜外高宗欲收用之中書舍人趙達首薦允文召對
 謂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
 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事
 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科
 納之弊上嘉納之除祕書丞累遷禮部郎官金王亮
 修汴已有南侵意王綸還言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

拜賀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張燾密
 奏之亮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亮賦詩情益露
 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
 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
 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見運糧造舟
 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見及亮
 語申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三衙管軍
 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姦臣
 則落於近侍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
 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誤立罷

之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夜口傳亮悖慢語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密等議舉兵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褒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戍其出淮姦謀爾不聽卒遣閔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

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九月金主命李通爲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州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錡權皆召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

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降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謀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

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一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鯨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

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緹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旣而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州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人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即上疏

言敵敗于采石將徼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特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牖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鱸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爲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

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爲其下所殺初亮在瓜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有滄殺之禍退有敲殺之憂柰何有萬戴者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曰諾亮有紫茸細軍不臨陣恒以自衛衆患之有蕭遮巴者給之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啖使往細軍去而亮死丙申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巳亥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歎謂陳任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

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報明年正月上至建康尋議回鑾詔以楊存中充江淮荆襄路宣撫使允文副之給舍繳存中除命於是允文充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亮旣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上以爲然允文至蜀與大將吳璘議經略中原璘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爭之

不得吳璘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臺諫袁季任古附和其說允文再上疏大略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以顯謨閣直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親爲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

浩誤朕以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州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寘度外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上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爲請乞致仕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乾道元年拜參知政

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
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玉
帶事連允文爲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年
二月召至闕除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吳璘卒議
擇代上諭允文曰吳璘旣卒汪應辰恐不習軍事无
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
之卽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尋詔依舊知樞
密院事歸蜀一月召至闕不數月復使蜀太上賜御
書聖主得賢臣頌上又爲之製跋陞辭復以所御雙
履及甲冑賜焉過郢奏築簧鷹山城過襄陽奏修府

城八月至漢中又往沔陽九月至益昌先被手詔戒
九事洎至蜀悉奉而行尤以軍政爲急又奏閱實諸
軍第其壯怯爲三上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
預沃兵凡萬人減緡錢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
員闕處之興洋義士民兵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
之戰將不授甲驅之先官軍死亡略盡命利帥晁公
武覈實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又得陝西弓箭手法
參紹興制爲一書俾將吏守之以馬政付張松奏依
舊制分茶馬爲川秦司初在樞府蕭德巴以刷軍中
人爲言允文嘗奏諭三衙撫存之至是金洋興元歸正

人二萬遮道訖繫縲之若允文分給官田俾咸振業
欲結敵將姜挺白訖遵御禮募鞏人王嗣祖結外番
以圖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竟無成說時邛蜀
十四郡告饑荒政凡六十五事劔倅獻羨錢五百卻
之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爲相籍人才
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皆收
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如愚晁公武李燾其尤
章明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爲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
三衙雜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六年陳俊卿以奏留

龔茂良忤上意上震怒甚俊卿侍命浙江亭兩日不
報允文請對極論體貌之道壘拜榻前遂命判福州
詔以范成大爲祈請使爲陵寢故金不從且謀報欲
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將帥皆
請增戍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
我耳遂奏止之朝論紛然允文屹不動敵卒無他自
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且屢舉陳七年正
月上兩宮尊號議始定下詔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爲
皇太子皇子儋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皇太
子尋尹臨安侍衛馬軍司牧地舊在臨安允文謂地

狹不利芻牧請令就牧鎮江緩急用騎過江便三軍
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爲言胡銓以臺評去允文奏
留之經筵銓薦朱熹上問允文識熹否允文謂熹不
在程頤下遂召熹熹不至檢鼓院以六條抑上書入
允文力言不可從之會慶節金使烏林答天錫入見
金主堦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
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太駕還禁中且
諭之曰大駕旣興難再御殿使人來自隨班上壽金
使慚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政改爲左右丞相八年二
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爲右丞相

允文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
薦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手詔付允文曰
朕方欲武臣爲樞密曹勛如何允文謂勛人品卑凡
不可用旣而以張說僉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呂
與臺官交劾之上怒希呂甚手詔與遠惡監當允文
繳回上益怒梁克家曰希呂論張說臺綱也左相救
希呂國體也上怒稍釋卒薄希呂之罰四月御史蕭
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
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爲出之敏且書扇
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上

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上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於朝故薦之久不報曾覲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陛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戒內外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卽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卽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詩口增給立戶馬七

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儲戰用初北界有寇隣者擁衆數萬在商虢聞允文表政日納疑迨至蜀復遣人致書允文不報羈縻之而已旣而隣謀覺金密遣人捕之葉衡奏聞允文上疏自辨因請納祿不報上嘗謂允文曰丙午之耻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求備上不樂淳熙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効也尋詔贈太傅賜謚忠肅允文姿雄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

外傳卷之三
六
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
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
孜忠勤無二焉嘗注唐書五代史藏於家有詩文十
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內外志十五
卷行於世子三人公亮公著杭孫孫八人皆好脩唯
剛簡最知名嘉靖中召不至終利路提點刑獄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幼孤從母依外氏王聖美於
丹徒俊慧力學日誦千言甫冠登政和二年進士第
歷官爲單父丞值山東亂舉室南渡屬閩寇范汝爲
陷建州宰相呂頤浩以次膺宰蒲城遏賊衝北至寇

州移軍鎮江復陳可慮者五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
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
今日之事當識其詐時奏檜在政府爲其妻兄王仲
蕤敘兩官次膺劾仲蕤奴事朱勔投拜金酋罪在不
赦又劾知撫州王喚造法佃官田不輸租其父仲山
先知撫州屈膝金人喚繼其後何顏見吏民喚檜之
妻兄也章留中次膺再論之曰近臣奏二人繼聞追
寢除命是皆檜容私營救陛下曲從其欲國之紀綱
臣之責任一切廢革借便貴連宮掖親如肺腑寵任
非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姻婭乃不得繩之耶望

陛下奮乾剛之威戒蒙弊之漸未去除直秘閣湖南
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淵李朝擁衆數萬據衡之茶陵
檜匿不奏乃以見闕處次膺陛辭上曰卿以將母爲
請朕不得留湖湘風物甚佳且無盜賊職名異恩卒
歲當召旣抵長沙賊勢方張戍將抽回始悟檜欲陷
之卽單車趨茶陵擒賊驍將戮之募賊黨毛義龍麟
等齎榜諭以朝廷抽回戍將務欲招安宜亟降待以
不死龍淵李朝相繼降仍請料精銳可得禁旅萬餘
次膺笑曰是皆吾民正當棄兵甲持鋤耰趣令復業
奏茶陵爲軍金好成赦書至衡陽次膺極陳其詐略

曰臣昨在諫列嘗數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爲宗
社生靈深慮近觀邸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妄議和
好歷詆大臣除名遠竄已而得銓書藁乃知朝廷遽
欲屈已稱藩臣未知其可大臣懷姦固位不恤國計
媿嬰趨和謬以爲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爲便乎父
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棄讐釋怨盡除
前事降萬乘之尊以求說於敵天下之人果能遂亡
怨痛以從陛下之志乎書奏不報金陷三京次膺罷
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欲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
而不答閱十六年貧益甚亡毫髮求於人檜死起知

婺州二日被召至國門以足疾求去加秘閣修撰還郡再召見歷言仇怨當國老母幾委溝壑因奏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擢權給事中蔣璨權戶部侍郎次膺駁璨不守正事交結出璨知平江御史中丞湯鵬舉劾次膺假權報怨除待制宮觀起知泉州移福建帥丁母憂乞納祿孝宗即位手詔趣召既至奏陛下用賢必考覈事功勿以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出令要無反汗納善要知轉圜練兵恤民經理兩淮使敵不能乘虛而入是日除御史中丞朝德壽宮高宗一見謂惜問卿於疆

健時上將以春饗迎高宗請延祥觀幸玉津園次膺奏欽宗服未終方停策士且金人嫚書甫至意在交兵矧原野間禁衛稀少當過爲之慮兼一出費十數萬緡曷若以資兵食時兩淮盡爲荒野次膺奏乞集遺甿歸業借種牛或令在屯兵從便耕種此足兵良法至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附葉義問之姦罔皆以次論劾每章䟽一出天下矐之上方厲精政事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呼其官不名隆興改元三月同知樞密院事符離之師捷奏日聞次膺手䟽千言乞持重未幾軍果潰及見上顏色不樂奏言

師潰而歸張浚彈壓必無他此上天大儆戒於陛下
上歎其先見拜參知政事以疾力祈免且奏曰王十
朋除侍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退
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其謂何除資
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陛辭賜茶甚惜其去次膺奏
臣與思退理難同列上曰有謂湯思退可用者次膺
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誤
國家事乾道六年閏五月卒年七十九次膺孝友清
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年無絲毫挂吏議爲政貴清
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善屬文尤工於詩

論曰孝宗志恢復特任張浚俊卿斥姦黨明公道以
爲之佐洎居中書知無不爲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
以先哲爲法非他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
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爲長城
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
亮乃自斃音赤璧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
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乎此及
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剋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
慨任重豈易得哉次膺力排羣邪無負言責涖政不
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謇諤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

為首稱焉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二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三

宋史三百八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鑾國事節書君丞相駱鑾更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陳康伯

梁克家

汪徹

葉義問

蔣芾

葉顥

葉衡

陳康伯字長卿信之弋陽人父亨仲提舉江東常平
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
丁內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
魁邑得全建炎末為勅令刪定官預修紹興勅令尋

通判衢州攝郡事盜發白馬原康伯督州兵濟王師
進討克之除大常博士改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
進蹕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得對因請擇將上開納
紹興八年除樞密院大計議官累遷戶部司勳郎中
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
然無求不偷合十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
金至汴將贖不供餉閉戶臥勿問入夜館人扣戶謝
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
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泉州海盜間作朝
廷遣劉寶成閔逐捕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多出降籍

爲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康伯訊得實論殺之州以
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將出峽召
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
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禮戶部乞約歲用會
所入儲什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竟不決兼刑部前
此有司希檜意與大獄康伯平讞直寃士大夫存歿
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
曰朕且大用何權爲尋拜參知政事自孫道夫使北
還已聞金以買馬非約爲言朝廷特恃和康伯與同
知樞密院事王綸白發其端綸使還乃言和好無他

康伯持初論不變九月以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例賜銀絹康伯固辭減半又辭
兼史院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
又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
言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
惟不敢亦素不能高宗嘆其長者普安郡王居潛藩
高宗一日謂康伯當以使相封真王今宜冠以屬籍
於是詔以爲皇子封建王實三十年二月也明年三
月拜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五月金遣使賀天申節
出嫚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且以淵聖凶問至

康伯主禮部侍郎黃中之論持斬衰二年先是葉義
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爲之備建四
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
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實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
可倚四沿江諸郡修城積糧以固內地至是召三衙
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
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
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
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
語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

獨以爲已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
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
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
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爲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
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罷尋貶責殿中侍御
史陳俊卿言當用張浚且乞斬張去爲以作士氣康
伯以俊卿振職奏權兵部侍郎九月金犯廬州王權
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
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扃鑰率遲常時人恃以
安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

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曰
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
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
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旣堅請下詔親征以葉
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上初命朱倬爲都
督倬辭乃命義問允文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爲其
臣下所斃而還方亮之犯江國人即立葛王褒三十
二年始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折
之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
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

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康伯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興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宣召慎勿辭宰執即府餞別百官班送都門外已又辭邵丐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八月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

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與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爾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安節督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敵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臥家旬餘一奏事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已即丐歸章屢上不許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年六十有九贈太師謚文恭擇日臨奠子偉節固辭乃止命工部侍郎何備護喪歸二子偉節除直祕閣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上手札批諭寄留省中以成其美康伯薨給還之慶元初配

亨孝宗廟庭改謚文正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幼聰敏絕人書過目成誦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授平江簽判時金主亮死衆皆言可乘機進取克家移書陳俊卿謂敵雖遁吾兵力未振不量力而動將有後悔俊卿歸以白丞相陳康伯歎其遠慮召爲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時災異數見克家奏宜下詔求言從之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闕失克家條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威柄五定廟筭六結人心其論定廟筭謂今邊議不過三說曰將兵財語甚切直累遷

中書舍人使金金以中朝進士第一敬待之即館宴射連數十發中的金人來賀慶會節克家請令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從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詔定爲令郊祀有雷震之變克家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凡三年遇事不可必執奏無隱嘗奏陛下欲用實才不喜空言空言固無益然以空言爲懲則諫爭之路遂塞願有以開導之上欣納因命條具風俗之弊克家列四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上手筆獎諭乾道五年二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初修金好金索所獲

俘啓釁未已克家請築楚州城環舟師于外邊賴以安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皇太子初立克家請選置官屬增講讀員遂以王十朋陳良翰為詹事中外稱得人允文主恢復朝臣多迎合克家密諫數不合力丐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以財用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將思之詰朝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自當毋庸去八年詔更定僕射為左右丞相拜克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一日上謂宰執曰近過德壽宮太上願養愈勝天顏悅懌朕退不勝喜克家奏堯未得舜以為已憂

既得舜固宜甚樂允文奏堯獨高五帝之壽以此上曰然允文既罷相克家獨秉政雖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公議不與寢命俄復用說怒士夫不附已謀中傷之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議金使朝見授書儀時欲移文對境以正其禮克家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陛辭上以治效為問克家勸上無求奇功既而三省密院卒移牒泗州敵不從遣泛使來舉朝震駭後二年湯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服克家謀國之忠淳熙八年起知福州在鎮有治績趙雄奏欲令再任降旨仍知

福州召除醴泉觀使九年九月拜右丞相封儀國公
逾月而疾十三年命以内祠兼侍讀賜第在所存問
不絕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手書遺奏上爲之垂涕
贈少師謚文靖初唱第時孝宗由建邸入侍愛其風
度峻整及登政府眷寵尤渥爲文渾原明白自成一
家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浮梁第進士教授衡
州沅州用萬俟尚薦爲秘書正字校書郎輪對乞令
師臣監司侍從臺諫各舉將帥高宗善之行其言除
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時和戎歲久邊

防浸弛澈陳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言顯
仁皇后攢宮訖役議者欲廣四隅士庶墳在二十里
內皆當遷命澈按視還奏昭慈徽宗顯肅懿節四陵
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今日何爲是紛紛漢長樂未央
宮夾樗里疾墓未嘗遷國朝宮陵儀制在封侯界
內不許開故合祔願遷出者聽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
如舊葉義問使金還頗知犯邊謀澈言不素備事至
倉卒靖康之變可鑑今將驕卒情宜加蒐閱使有聞
心文武職事務選實才不限資格除侍御史左相湯
思退不協人望澈同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劾罷又論

鎮江大將劉寶十罪詔奪節予祠二十三年上元前一夕風雷雨雪交作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始爲金人今荆襄無統督江海乏備禦因陳修攘十二事殿帥楊存中久握兵權內結闈寺王十朋陳俊卿等繼論其罪高宗欲存護使去澈與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罷會金使高景山來求釁端澈言天下之勢疆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已和戎厚遺金繒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願陛下赫然睿斷益兵嚴備布告中外將見上

下一心其氣百倍矣除御史中丞尋遣馬帥成閔以所部三萬人屯京襄以澈爲湖北京宣撫諭使詔凡吏能否民利病悉以聞過九江王炎見澈論邊事辟爲屬偕至襄陽撫諸軍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時欲置襄守荆南澈奏襄陽地重爲荆楚門戶不可棄敵將劉萼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敵昔由此入江南令吳拱嚴護武昌津渡拱將引兵回鄂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戍黃州俾拱留襄敵騎奄至焚城拱大戰漢水上敵衆敗走時唐鄧陳蔡汝穎相次歸職方

未幾金主亮死澈乞出兵淮甸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金新主罷兵請和召澈入為參知政事與宰相陳康伯同贊內禪孝宗即位銳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豫督軍荆襄將分道進討趙樽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侗於蔡襄漢沃壤荆棘彌望澈請因古長渠築堰募閒民汰冗卒雜耕為度三十八屯給種與牛授廬舍歲可登穀七十餘萬斛民償種私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略就隆興元年入奏還武昌而張浚剋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乞令浚併領荆襄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皇

甫侗以忠義結山砦扼敵要衝澈不能節制坐視孤軍墮敵計趙樽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敗散五百餘人澈漫不加省乞罷黜澈亦請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太寶疏再上落職仍祠祿明年知建康府尋除樞密使在位二年以觀文殿學士奉洞霄祠尋知鄂州兼安撫使孝宗訪邊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鄧為藩籬又皇甫侗控扼陳蔡敵不敢窺襄既失兩郡侗復內徙敵追新野相距百里爾臣今趙樽王宣築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孝宗善之時議廢江州軍澈言不可知寧國府改福

州福建安撫使復請祠尋致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
光祿大夫謚莊敏澈爲殿中日薦陳俊卿王十朋陳
之茂爲臺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用之矣在樞府孝
宗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
報國惟無私不欺爾其自奉清約雖貴猶布衣時有
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登進士第調臨
安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爲相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
姦爲饒州教授攝郡歲旱以便宜發常平米振民提
刑黃敦書劾之詔勿問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

繩以法俯嘗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
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
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以飛
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
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爲不祥常先白檜罷去
檜死湯思退薦之上記其嘗言范宗尹召至言臺諫
廢置在人主檜親黨宜盡罷逐以言得罪者宜叙復
擢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檜所爲植其黨周方
崇李庚置籍臺諫鉏異已者義問累章劾鵬舉有一
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之又言凡擇將遇

一闕令樞密院具三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遷
侍御史朱樸沈虛中奉祠里居義問劾其附秦檜皆
移居郊祀赦義問言頃歲附會告訐者不應例移放
從之遷吏部侍郎兼史館脩撰尋兼侍讀拜同知樞
密院事上聞金有犯邊意遣義問奉使覘之還奏彼
造舟船備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駐沿海要害
備之金主亮果南侵命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
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
耶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敵相持大失措
乃役民掘沙溝植木枝爲鹿角禦敵一夕潮生沙溝
平木枝盡去會建康留守張燾遣人告急義問乃遵
陸云往建康催發軍市人皆媒罵之又聞敵據瓜洲
采石兵甚衆復欲還鎮江諸軍喧沸曰不可回矣回
則有不測遂趨建康已而金主亮被弑師退義問還
朝力請退遂罷隆興元年中丞辛次膺論義問頃護
諸將幾敗事且以官私其親謫饒州乾道元年詔自
便六年卒年七十三

蔣芾字子禮常州宜興人之奇曾孫紹興二十一年
進士第二人孝宗即位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時
宦者梁珂事上潛邸撓權尹穡論珂與祠芾繳奏罷

之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加意邊防又奏拔將才行伍
 間識其姓名一旦披籍可立取具又料簡歸正人仍
 以北人將之或令深入山東或令自荆襄深入除權
 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芾奏方今財最費於養兵藝
 祖取天下不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內有巨
 寇然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近見陳敏勇汰三千人
 戚方汰四千人然多是有官人與以外任請券錢添
 借給如故是減於內而添於外何益又招兵耗蠹愈
 甚臣考覈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
 若權停招兵一年有半俟財用稍足招丁壯不惟省

費又得兵精上悟一日因進呈邊報上顧芾曰將來
 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間又奏方今錢
 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審思
 其人南郊禮畢宰相葉顥魏杞罷芾採衆論參已見
 為籌邊志上之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會母疾卒詔起復拜左僕射芾力辭有密
 旨欲今歲大舉手詔廷臣議或主和或主恢復使芾
 決之芾奏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
 學士知紹興府提舉洞霄宮尋以言者論落職建昌
 軍居住期年有旨自便再提舉洞霄宮卒芾始以言

邊事結上知不十年間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受責豈優於論議而劣於事歟

葉顥字子昂興化軍仙遊人登紹興元年進士第爲廣州南海縣主簿攝尉盜發州檄巡尉同捕巡檢獲盜十餘人歸其勞於顥顥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爲也帥曾開大喜之知信州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顥請分爲九等守從之令信之六邑以貴溪爲式知紹興府上虞縣凡繇役令民自推貨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

入咸便之帥曹泳令今歲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顥請少紓其期泳怒及麥大熟民輸租反爲諸邑最泳大喜許薦于朝顥固辭賀正中薦顥靜退遂召見顥論國讎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鑿輿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顥以所獻充所賦湯思退之兄居處州家奴屠酤犯禁一繩以法思退不悅屬常州逋緝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顥知常州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道毗陵顥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顥初至郡無旬月儲未一年餘

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顯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耻之召為尚書郎除右司詔求直言顯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直除吏部侍郎復權尚書時七司弊事未去上疏言選部所以為弊乃與郎官編七司條例為一書上嘉之令刻板頒示除端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顯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復今沙田不勝其擾上曰誠

如卿言顯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為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責俊彥皇恐汗下是日詔沙田蘆場並罷御史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顯力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既入樞府乃上章攻顯云顯之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錢百萬得監鎮江大軍倉御史王伯庠亦論之顯乞下吏辯明乃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下其事臨安府時王炎知臨安上令炎親鞫置對無秋毫跡獄奏上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所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顯赴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除知樞密院事未拜進

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顯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曄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上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不用顯曰誠如聖訓但今日在朝雖未見有共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上問爲誰顯以龍大淵對語在陳俊卿傳上以國用未裕詔宰相兼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顯乃言今日費財養兵爲甚兵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於其間若欲生財祇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上曰建康劉源嘗賂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顯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顯引漢故事上印綬提舉太平興國宮歸至家不疾而薨年六十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贈特進謚正簡顯爲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名捕甚急顯與同邸擿令逸去登曰不爲君累乎顯曰以獲罪固所願也即爲具舟舟移乃去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宋史及傳卷一百四十三
葉衡字夢錫婺州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福州寧德簿攝尉以獲鹽寇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徵科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爲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擢知常州時水潦爲災衡發倉爲糜以食饑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曰儲蓄正備緩急可視民饑而不救耶疫大作衡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活者甚衆檄晉陵丞李孟

堅攝無錫縣有政聲衡薦于上即除知秀州上之信其言如此除太府少卿合肥瀕湖有圩田四十里衡奏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蠲租稅二三年後阡陌成倣營田官私各收其半從之除戶部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煮鹽之地爲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亭戶本錢以時給之鹽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私販自絕矣仍命措置官三人淮南於通州浙東於明州浙西於秀州丁母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承旨奏馬政之弊宜命統制一員各領馬若干匹歲終計

其數爲殿最李屋應賢良方正對策近訐直入第四等衡奏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之盛乃賜屋制科出身有言江淮兵籍偽濫詔衡按視賜以袍帶鞍馬弓矢且命衡措置民兵咸稱得治兵之要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閱武士召衡預觀賜酒灑宸翰賜之知荆南成都建康府除戶部尚書除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衡奏二事一牧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材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奏封畢

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時會子浸患折閱手詔賜衡曰會子雖曰流通終未盡愜人意目即流使有二千二百餘萬今用上下庫黃金白金銅錢九百萬內藏庫五百萬并蜀中錢物七百萬盡易會子之數專命卿措置日近而辨卿真宰相才也一日上曲宴宰執於凝碧上曰自三代而下至于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衡奏聖君不常有周八百年稱極治成康而已上曰朕觀無逸篇見周公爲成王歷言商周之君享國長遠真萬世龜鑑衡奏願陛下常以無逸爲龜鑑社稷之福上又言朝廷所用正論其

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
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
嘗笑之衡奏文宗優游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
武誠非難事御寶實封令與臨安府實思永改合人
官衡奏選人改官非奏對稱旨則用考舉磨勘一旦
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人才之意上亟收前命上諭
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邦彥有口辨宜使金
邦彥請對問所以遣旣知薦出於衡恨衡擠已聞衡
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
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震怒竄之

嶺南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有二薨贈資政殿
學士衡負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
相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覲云

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梁克家才優識
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慤薦達人才葉義
問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措
豈優議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顥清儉正直而衡才智
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四 宋史三百八十五

開禧僑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節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葛邲 錢端禮 魏杞 周葵

施師點 蕭燧 龔茂良

葛邲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邲二世掌嗣命邲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一見稱為國器以蔭授建康府上元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優而辦留守張浚王綸皆器重之登進士第蕭

之敏爲御史薦其才除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
及鬻爵之弊孝宗獎諭曰觀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郎
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首疏言盈虛之理隱於未然
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爲先又論征
權歲增之害如輦下都稅務紹興間所趨茶鹽歲以
一千三百萬緡爲額乾道六年後增至二千四百萬
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
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至若租稅
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窮乎願明
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

額官吏不增賞庶少蘇疲甿上特召復令條陳邨以
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
中書舍人歲旱詔求初政得失邨應詔大略謂虞允
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削故近
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以來諸將皆以賂得升
其勢必至於培刻取償益精其選遷給事中張焜以
說之子除知閣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邨
皆繳奏廣西議更鹽法邨言鈔法之行漕臣嘗給羣
商没入其貲楮幣行之二廣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除
刑部尚書邨爲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

又出梅花詩命邨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邨勸上專法孝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收人才擇監司明法令手疏歷言之上嘉納除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朞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逮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即位邨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脩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邨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爲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

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少師謚文定配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府臨安人父沉潼川軍節度使端禮以恩補官紹興間通判明州加直祕閣累遷右文殿脩撰仕外服有聲高宗材之知臨安府御史中丞汪澈論版曹闕官當遴選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丞旨端禮嘗建明用楮爲幣於是專委經畫分爲六務出納皆有法幾月易錢數百萬孝宗銳意恢復詔浚出師會符離稍失利湯思退遂倡和議端禮奏有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賈怨生事無益於國思退大

喜奏除戶部侍郎未幾兼吏部端禮與戶部尚書韓仲通同對論經費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中原財賦自足仲通奏恢復未可必且經度目前所用端禮奏仲通言是乞采納思退與張浚議和戰不決浚方主戰上意甚鄉之思退詭求去端禮請對乞留又奏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於是思退復留命浚行邊還戍兵罷招納以端禮充淮東宣諭使王之望使淮西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有用兵不勝僥倖行險輕躁出師大

喪師徒者必勝之說果如此皆誤國明甚端禮旣以是詆浚右正言尹穡亦劾浚罷都督自此議論歸矣

端禮至淮還極言守備踈略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議遂除吏部侍郎再往淮上驛疏言遣使發兵當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於計爲得上云端禮所奏未是思退傳旨撤海泗二州戍兵語在思退傳金帥僕散忠義分兵入上意中悔令思退都督江淮軍馬端禮試兵部尚書參贊軍事思退畏怯不行端禮赴闕上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兼

戶部尚書俄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上嘗問欲遣楊由義持金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端禮請以王抃行俾與金帥議許割商秦地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目略同紹興世爲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爲歲幣及抃還上見書金皆聽許端禮贊上如其式報之謀國當思遠圖如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脩內治若爲忿兵未見其可抃遂行謀報北軍已回端禮以和議旣定乞降詔除叅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叅闕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

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不報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皆坐絀刑部侍郎王第陰附端禮建爲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吏部侍郎陳俊卿抗疏力詆其罪且謂本朝無以戚屬爲相此懼不可爲子孫法逮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府鄧王夫人生子太上甚喜先兩月恭王夫人李氏亦生子於是恭王府直講王淮白端禮云恭王夫人子是爲皇長嫡孫端禮不懌翌日奏嫡庶具載禮經講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爲

此邪說遂指淮傾邪不正與外任鄧王立爲太子端禮引嫌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德壽宮兼侍讀改提舉洞霄宮起知寧國府移紹興進觀文殿學士端禮籍人財產至六十萬緡有詣闕陳訴者上聞之與舊祠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禮貪暴不悛降職一等淳熙四年八月復元職薨贈銀青光祿大夫後謚忠肅孫象祖嘉定元年爲左丞相自有傳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知宣州涇縣從臣錢端禮薦其才召對擢太府寺主簿進丞端禮宣諭淮東杞以考功員外郎爲叅議

官遷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爲金通問使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若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方擁兵闖淮遣權泗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僕散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畫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不

利驍將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
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瘠國體格事機乎
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哀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
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
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
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杞拒
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上慰
藉甚渥守起居舍人遷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
知正事右僕射兼樞密使時方借職田助邊降人蕭
鷓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杞言圭租食功養

廉借之尚可奪之不可上是其言杞以使金不辱命
繇庶官一歲至相位上銳意恢復杞左右其論會郊
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諫官王
希呂論杞貪墨奪職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
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薨贈特進嘉泰
中諡文節

周葵字立義常州宜興人少力學自卿校移籍京師
兩學傳誦其文宣和六年擢進士甲科調徽州推官
高宗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葵與判官攝郡事應

變敏速千里帖然教授臨安府未上吏部侍郎陳與
義密薦之召試館職將試復引對高宗曰從班多說
卿端正除監察御史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
事至三十章且歷條所行不當事凡二十條指宰相
不任責高宗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奈
何遽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卽位已相十許人其
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
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
一指乃便爲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
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竒張浚議北伐葵三

章力言此存亾之機非獨安危所係或言葵沮大計
罷爲司農少卿以直祕閣知信州未上鼎罷陳與義
執政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就和議已定
被召論爲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
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時秦檜獨相意葵前論
事去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葵語人曰元鎮已
貶葵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內降差除四人
奏言願陛下以仁祖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檜始不
樂又論國用軍政士民三弊高宗曰國用當藏之民
百姓足則國用非所患又言薦舉改官之弊宜聽減

舉負詔吏部措置檜所厚權戶部尚書梁汝嘉將特
賜出身除兩府汝嘉聞蔡欲劾之謂中書舍人林待
聘曰副端將論君矣待聘乘檜未趨朝亟告之檜即
奏為起居郎蔡方待引檜下殿諭閣門曰周蔡已得
旨除起居郎隔下八月庚辰也參政李光擬除呂廣
問館職檜不許時有詔從官薦士蔡以廣問應初不
相知也光既絀蔡以附會落職主管玉隆觀復置祕
閣起知湖州移平江府時金使絡繹于道蔡不為禮
轉運李椿年希檜旨劾之落職主管崇道觀屏居鄉
閭憂患頻仍人不能堪蔡獨安之檜死復置祕閣知

紹興府過闕權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奏科舉所
以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經傳語可諛者為
問目學者兢逐時好望詔國學并擇秋試考官精選
通經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鑿乖謬者黜之兼權
給事中侍御史湯鵬舉言蔡以魏良臣薦蠟處侍從
呂廣問蔡之死黨乞并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率諸
生都堂投牒留蔡翌日博士何備等言于朝乞懲戒
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蔡出知信州隨罷起
知信州引疾改提舉興國官加置龍圖閣知太平州
水壞圩堤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沒惟當塗

歲熟市河久堙雨暘交病葵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
給之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進集英殿修撰敷文閣
待制知婺州孝宗卽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
貢舉兼權戶部侍郎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葵奏
陛下勞心庶政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細
故此必有小人乘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
淵曾覲也孝宗色爲動金主亮爲其下所斃張浚自
督府來朝密言敵失泗州其懼罪者皆欲來歸願遣
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葵請對謂不可輕舉累
數百言及遣李顯忠邵宏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孝

宗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葵始終守自治之說兼權知
樞密院事臺諫交章言議和大速葵與陳康伯湯思
退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
許葵獨留身固請孝宗曰卿何請之力也曰自預政
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爲然而從者有不得以強
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洎至榻前陛下又或
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此
臣所以欲去也嘗乞召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得如
卿直諫者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爲佳士次第
用之太常奏郊牛斃葵言春秋鼯鼠食牛角免郊况

邊虞未靖請展郊以符天意詔從之虞允文陳康伯相葵即求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官起知泉州告老加大學士致仕閑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淳熙元年正月薨年七十有七上聞震悼贈正奉大夫後以子升朝累贈太傅葵孝於事親當任子先孤姪其薨也幼子與孫尚未命平生問學不泥傳注作聖傳詩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四年有司請謚賜謚曰惠簡一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十歲通六經十二能文弱冠游太學試每在前列司業高宏稱其文深醇有古風尋授以學職以舍選奉廷對調復州教授未上下內艱服除爲臨安府教授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日絳絲綸恩不霑被細民旣困於倍輸又困於非泛重以歲惡室且垂磬租不如期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願悉除免上曰非卿不聞此言詔從之八年兼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上又特令增員爲二命兼之賜對言比年人物骫骳士氣耗蕩當廣儲人材以待用上曰觀卿所奏

公輔器也假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使金致命金
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師點
竝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
爲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以爲
請九年使還有言其事于上者上嘉歎不已及後金
使賀正旦至闕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价
於班列中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
眼明十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入奏控免
上曰卿靖重有守識慮深遠朕欲用卿久矣復詔兼
參知政事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師點嘗同

宰相奏事退復同樞密周必大進呈上曰適一二事
卿等各陳所見甚關大體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
辭今卿等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祖宗時宰執奏事
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不相啣自秦檜用事執
政畏避不敢言今陛下虚心兼聽若只宰相奏事何
用執政爲師點復奏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上因諭之
曰朕欲天下事日往來胷中未嘗釋也先是州郡上
供或不以時進立歲終稽考法及是主計臣有喜爲
督促者乞不待歲終先期行之畫命已下師點矍然
曰此策若行上下逼迫民不聊生或謂令已出矣師

點曰事有為天下病惟恨更之不速即追寢其議樞
 密周必大舉手賀師點曰使天下赤子不被其毒者
 公之賜也一日入對後殿上曰朕前飲冰水過多忽
 暴下幸即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當無事時快意所
 為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深然之十三年
 辭兼同知樞密院事權提舉國史院權提舉國朝會
 要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師點惓惓搜訪人才手書
 置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士之賢
 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有除授必列
 陳之五年春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尋除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紹興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師
 點嘗謂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沈初未嘗容心
 其間不枉道附麗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
 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三年得疾薨年六
 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有奏議七卷制藁八卷東京
 講議五卷易說四卷史職五卷文集八卷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高祖固皇祐初為廣西轉運
 使知儂智高凶狡條上羈縻之策於樞府不果用智
 高後果叛父增紹興初嘗應制舉燧生而穎異幼能
 屬文紹興十八年擢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

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旣而被檄秀州至則真溢就院易一員往漕闈秦熺果中前列秩滿當爲學官避檜調靜江府察推而歸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栢不改已而果符前事未幾丁憂三十一年授靖州教授孝宗初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論官當擇人不當爲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淳熙二年累遷至國子司業兼權起居舍人進起居郎先是察官闕朝論多屬

燧以未歷縣遂除左司諫上諭執政昨除蕭燧若何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正可任言責聞除日下外議甚允燧首論辨邪正然後可以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時宦官甘昇之客胡與可都承旨王抃之族叔秬皆持節于外有所依憑無善狀燧皆奏罷之時復議進取上以問燧對曰今賢否雜揉風俗澆淳兵未強財未裕宜臥新嘗膽以圖內治若恃小康萌驕心非臣所知上曰忠言也因勸上正紀綱容直言親君子遠小人近習有勞可賞以祿不可假以權上皆嘉納擢右諫議大夫入謝上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

譽糾正姦邪不恤仇怨五年同知貢舉有旨下江東
西湖南北帥司招軍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獗賚
徃徃捕農民以應數取細民以充軍乞嚴戒諸郡庶
得丁壯以爲用從之夔帥李景享貪虐叅政趙雄庇
之臺臣謝廓然不敢論燧獨奏罷之雄果營救復命
還任燧再論并及雄雄密奏燧誤聽景享仇人之言
遂下臨安府捕恭州士人鍾京等置之獄坐以罪景
享復依舊職燧乃自劾詔以風聞不許竟力求去徙
刑部侍郎不拜固請補外出知嚴州吏部尚書鄭丙
侍郎李椿上疏留之上亦尋悔嚴地狹財匱始至官

鏹不滿三千燧儉以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萬以
其羨補積逋諸色皆寬先是宣和庚子方臘盜起甲
子一周人人憂懼會遂安令賧士兵廩給羣言恟恟
燧急易令且呼卒長告戒悉畏服城中惡少羣擾市
燧密籍姓名涅補軍額人以按堵上方靳職名非功
不予詔燧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州父老
遮道幾不得行送出境者以千數婺與嚴鄰人熟知
條教不勞而治歲旱浙西常平司請移粟于嚴燧謂
東西異路不當與然安忍於舊治坐視爲請朝發
太倉米振之八年召還言江浙再歲水旱願下詔求

言仍令諸司通融郡縣財賦毋但督迫除吏部右選
侍郎旋兼國子祭酒九年爲樞密都承旨近例承旨
以知閣門官兼或怙寵招權上思復用儒臣故命燧
以龍圖閣待制爲之燧言債師之風未斲羣臣多迎
合獻諛強辨干譽宜察其虛實上稱善除權刑部尚
書充金使館伴十年兼權吏部尚書上言廣西諸郡
民身丁錢之弊兼侍講升侍讀言命令不可數易憲
章不可數改初官不許恩例免試今或竟令注授既
却羨餘之數今反以出剩爲名諸路錄大辟長吏當
親詰若死囚數多宜如漢制殿最以聞事多施行慶

典需澤丁錢減半亦自燧發之高宗山陵充按行使
除參知政事尋充永思陵禮儀使權監修國史日曆
十六年權知樞密院以年及自陳上留之不可除資
政殿學士與郡復請閑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四
年卒年七十七謚正肅孝宗每稱其全護善類誠實
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子達登淳熙十四年進
士第唱名第四孝宗曰達才氣甚佳父子高科殊可
喜達累官至太常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爲南安
簿邵武司法父母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調泉州察

推以廉勤稱改宣教郎以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薦
名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
江淮茂良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
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爲靖康之疑除監
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也其
占爲女寵爲嬖佞爲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
內則儉腐竊弄外則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
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
然指爲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
次第言矣內侍梁珂曾覲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

之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珂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
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勲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謚如朝
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珂爲可惜竟寢
其謚嘗論大淵覲姦回至是又極言之曰今積陰弗
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有所怒而
未釋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非他近
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言
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耶泌曰
此其所以爲姦邪也今大淵覲所爲行道之人能言
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即家

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祕閣知
建寧府自以不爲羣小所容請祠不允上後知二人
之姦旣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即番山
之址建學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旣成釋奠行鄉飲酒
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庵中原衣冠沒於南者葬之
歲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取寄暴露者皆
拵藏無遺召對崇政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相
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
知隆興府上以江西連歲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
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積稅上戶止索逋發廩振

贍以右文殿修撰再任疫厲大作命醫治療全活數
百萬進待制敷文閣賞其殺荒之功召對奏潢池弄
兵之盜即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曠極多願詔監司
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請耕民有餘粟雖驅之爲寇亦
不從矣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良手詔問國朝典故
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拜參知政事奏事賜
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
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
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
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

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刊定七司法淮南旱茂
良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振濟或謂救荒常平
事今遽取封樁米毋乃不可茂良以爲淮南咫尺敵
境民久未復業饑寒所逼萬一嘯聚患害立見寧能
計此米乎他日上獎諭曰淮南旱荒民無饑色卿之
力也潮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下帥臣體訪通判茂
良鄉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寺推鞠欲及茂良奏
事退同列留身出獄案進上茂良不知也上厲聲曰
參政決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辯葉衡罷上命茂良以
首參行相事慶壽禮行中外覲恩茂良慨然歎曰此

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弊天下若自一命以上覃
轉不知月添給奉與來歲郊恩奏補幾何將何以給
宣諭獎用廉退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
蒙錄用除祕書郎羣小乘間讒毀未幾手詔付茂良
謂虛名之士恐懷朝廷熹迄不至錢良臣侵盜大軍
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折俄召良臣
赴闕駁駁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茂良
之以首參行相事也踰再歲上亦不置相因論茂良
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艱其選耳淳熙四年正
月召史浩於四明茂良亦覺春衰因疾力求去上曰

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覲欲以大資祿其
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覲因茂
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
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
大體上諭覲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
知政事也覲慙退上諭茂良先遣人於覲衝替而後
施行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臨安府撻之手詔宣
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令繳進手
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詔謝廓
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曾覲者也中書舍

人林光輔繳奏不書黃遂補外職良力求去上諭曰
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鄉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
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
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
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落職放罷尋又論
茂良擅權不公矯傳上旨輒斷竄先祖等罪遂責降
安置英州父子卒於貶所覲與廓然死後茂良家投
匭訟寃遂復通奉大夫周必大獨相進呈復職上曰
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茂良平生不
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覲密令人之

去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論茂良亦以此
爲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
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爲
之歎息云

論曰葛邲在位相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
已也則以不欺爲本錢端禮以戚屬爲相周葵晚雖
不附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杞奉使知
尊國體施師黠之靖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
興之間可謂不幸矣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四

